

潯州爲漢鬱林郡。唐時始改潯州。至明始有府之稱。地當黔鬱兩江之衝。上枕柳象。下跨藤梧。右環鬱邕。左抱平永。粵西要害之區也。且搖撞雜處。界接五府。萑苻勾引。易於竊發。如防維不先。則粵西一隅。勢將瓦解。以形勢言。潯於軍事地理上。頗有價值者也。惟彈丸蕞爾。人煙寥落。學務商業。均不甚發達。遊斯土者。未免有滿目荒涼之感。

思陵山一名思靈。潯郡之主山也。其脈發自雲貴。由崑崙盤旋至潯。頓起高峯。逶迤十餘里。兩江環抱。衆山拱峙。山上有觀音巖。爲茲山之勝絕處。以其在城西五里。故土人又名爲西山。余性疎。墊與此地似甚相宜。所少者。越郡之佳釀耳。年來心緒惡劣。日與紅友爲友。幾於非此不歡。一旦訣別。真難乎爲情矣。抑吾聞之潯地。有薏苡酒。以薏苡和米釀之。味亦佳。售者頗多。會當往試之一解酒渴也。

民俗勤樸。生活程度極低。勞働界中人。多屬婦女。體力甚健。視之江浙間。蓮步纖纖者。相去遠矣。此兩粵。皆如是不獨潯州一處爲然也。

氣候與中州無甚懸殊。惟不寒於冬而寒於春。不熱於夏而熱於秋。今當夏令。而一日之中。亦有不同。大約早晚則如初秋。午正則如炎夏。雨水極多。蒸溼氣盛。牆壁木石衣袂皆潤。蚊蚋之數。較他處爲盛。殊可厭也。屋宇之構造法。不甚合宜。室中窗戶甚少。有空氣而不知享用之。亦愚矣哉。

吾聞潯爲紅羊發祥地。當時不乏異人。遺聞軼事。當有知者。俟稍暇。擬往訪之。不知白頭父老。尙有存者否。

以上所述。不過就所知者而言之。若詳細情形。須俟異日。此時征塵甫息。未遑出遊。不敢盲談也。時正三鼓。一燈如豆。念舊傷離。悽然欲絕。偶成小詩一首。書之卷尾。亦如彼可憐蟲之自鳴秋意。非敢求賞音之人也。壯遊有願。事無成。白了頭。鬚髮幾莖。萬里雲山遊子夢。十年風雨故人情。零章斷句。從何記。舊恨新愁。說不清。數盡殘更。天未曉。城南鼓角又齊鳴。

天涯淪落人印話

作印之道。先明篆法。次書法。次刀法。此自然之程序也。周櫟園氏云。『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惟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謬。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此自是有經驗人語。前輩趙松雪。文國博。爲印界巨子。皆書法名家。不啻爲是說作一絕妙根據。昌黎謂讀書必先識字。余謂作印必先識篆。篆既識矣。當習書法。然後可言作印。今人既不識篆。又不曾寫容易談印。宜其所作多謬也。

學篆非旦夕間事。必平日留心字學。始足以語此。古文籀文。秦篆漢隸。字畫之增損。字體之變更。凡在讀書

人皆宜識其源流。別其正誤。蓋讀書必先識字。而識字必先識篆。我言識篆。原非僅指刻印而言。而欲刻印者。尤當從識篆入手也。

摹印篆。八體之一。爲秦漢斯邈相融之篆。最適宜於印章者也。維無書可考。其法祇在秦漢印中。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疏密。極有意義。與大篆小篆雖稍有出入。仍不失其真意。非如今人之故意爲之也。摹印篆亦名繆篆。繆卽綢繆之意。言其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故又曰填篆。惟填篆自有法。近世則填皆無法耳。總之印篆未嘗不可增損。根據古篆。參以漢隸之法。漢隸多益簡損繁之妙。而去古未遠。決無大訛。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前輩有謂說文不載之字。不可用於印章。此說萬不可泥。

印有大小。文有朱白。字有多寡。於是有所謂章法也。其實章法云者。宜有自然之妙。不膠一定。恰合其宜。前人謂如名將布陣。首尾相應。奇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隨字勢。錯綜離合。回互偃仰。不假造化。天然成妙。如是而已。而世人不察。乃專以配塔爲工。刪繁就簡。取巧逞妍。甚或削足就履。絕鶴續鳧。彼自謂能得古人章法之三昧。不知古人作印。不求工巧。自然成文。何嘗自作聰明。私意配搭哉。善乎鄭梁之言曰。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併兩爲一。其與牙僧之求精花押何異乎。

執刀須拔山扛鼎之力。運刀若風雲雷電之神。學者能深味此二言。則刀法可悟矣。前人謂用刀有十三法。一、正入正刀法。以中鋒入石。豎刀略直。其勢雄。有奇氣。二、單入正刀法。以一面側入。把刀略臥。其勢平。臻於大雅。三、雙入正刀法。兩面側入石也。臥刀勢平。不可輕滑。四、衝刀法。以中鋒搶上。無旋刀。宜刻細白文。五、澀刀法。欲行不行。不可輕滑。潦草。宜用摹古。六、遲刀法。徘徊審顧。不可率意輕滑。七、留刀法。停蓄頓挫。留後地步。與五六二法大同小異。八、復刀法。一刀不到。再復之也。看病在何處。復刀救之。九、輕刀法。輕舉而不癡重。非淺率之謂。十、埋刀法。筆鋒藏而不露。刀法著而不浮。十一、切刀法。直下而不旋轉。急就切玉。皆用此法。十二、舞刀法。跡外傳神。熟極生巧。十三、平刀法。平起其脚。用刻朱文。白文亦間用之。此種刀法。刻印者雖不可不知。其實毋須研究。刀法云者。所以傳其書法也。書法既能明瞭。則運刀時。自能迎刃而解。若者宜疾。若者宜遲。若者鼓刀宜重。若者措刀宜輕。善用刀者。始能心手相應。意力俱盡。有不可以言語形容之妙。蓋使刀如使筆。初無二致也。而今之自命爲金石家者。於篆法書法。既略而不肯講求。乃斤斤焉。惟刀法之是問。前列十三法。猶以爲未足。更有所謂迎刀送刀。反刀飛刀。快刀毛刀等等之名目。不值識者一笑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輩既非刻工。偶然興到作一二印。以遣之。若鈍錐。若斷鐵。無一不足供我指揮。何必利器哉。每見世之以刀法自雄者。案頭刀筆橫七豎八。終日磨刀霍霍。聒耳不休。似恐人之不知其爲金石家。而故作此聲。以示之者。然彼輩未嘗不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也。卒之器卽利矣。而事固何嘗善哉。且事

即善矣。而彼輩固已自居爲工也。我亦惟有工之而已矣。

彼輩作印。刀筆之外。更有一種不可少之輔助品。問其名曰刻牀。牀爲木製。凹其中。印章卽置於凹處。填以小木片。視印之大小。而以木片爲盈縮也。此牀不知作俑於何人。刻工頗利用之。彼輩既不願以刻工自居。乃亦以此牀爲惟一之利器。倚之若左右。非此則縱有利刃在前。終覺漫無把握。束手不能從事。余與此牀既屬無緣。枕中妙祕。又烏從知之。然居常作印。頗能圓轉如意。從心所欲。並無不便之處。亦何必多此一舉爲刻工所竊笑耶。

總之章法刀法。並非無妙。善用法者。則法爲我用。自然有好印。不善用法者。則我爲法用。那裏再有好印。今觀古人名作。中形態各殊。其神妙無窮。凡一字一畫。何嘗有一定章法。一定刀法。而其法自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中妙處。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古印不可多得。秦漢間物爲論矣。近之數十年。遠之數百年。名人著作之。至今存者。實亦寥寥無幾。凡名人作印。決不肯輕易落筆。卽落筆亦未必盡佳。百歲光陰。轉瞬間耳。能得幾許神來之候。能得幾許得意之作乎。此得意之作。既不能多得。而得之者。又往往不知愛惜。不知寶存。而能知愛惜。能知寶存者。又往往求之不得。欲愛惜寶存之。而勢有所不能。力有所未逮。或傳之數百年。或數十年。或僅僅數年。數月。數日。而劫於兵矣。燬於火矣。沈於水矣。破壞於僧父俗子之手矣。間有一二能歷劫不磨。傳之永久。此殆著者精神之所託。冥冥中似

有鬼神爲之呵護欲不謂之靈物得乎

名人著作不可多得固也而今世所傳之名作中亦未必皆妙且時代浸遠筆意刀法剝磨滅亦已失古
精神心畫矣善學者自當求之驪黃之外略其迹而師其意可也若自己無鑒別之眼光一味泥古不化斤
於形迹之間而又漫無主張隨人脚跟今日見甲則學甲明日見乙又學乙又明日見丙丁又學丙丁卒之畫
虎類狗爲識者笑乃拍案狂叫曰古人誤我古人不任其咎也王荆公死讀一部周禮誤盡天下蒼
生此執拗之過豈周禮之過哉

今之印家認得幾個鐘鼎字見得幾頁爛印譜遽詡詡然以學古自負於是
有以剝落爲老者有以破碎爲古者有以過肥過瘦爲樸者有以顛倒欹仄爲奇者自能謂得秦漢古樸之意不知秦漢至今遙遙數千年所傳
印章或經泥土或經兵燹或經水鋪致字畫偶有殘缺邊旁間有損傷在古人作印時何嘗如此且古印之所
以可貴其佳妙固別有所在甯以其殘缺損傷斯爲可貴乎今世所傳古印完好如故者得十之六七殘缺損
傷者不過十之二三今人既欲學古乃不於此而於彼此張塤所謂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圓朗
朗然姣好也可笑之至

以剝蝕爲僞古此印家之通病也明之蘇嘯民其始作俑者乎嘯民作印字畫均作剝蝕痕彼之意蓋欲以其
胸中古碑刻之道形之於印章之間而諛之者遂謂其心雄志高眼大骨勁軼規創則似奇而正足爲篆學之

功臣印章之能手其說似矣吾終無取也夫碑刻自碑刻印章自印章碑刻卽有剝蝕印章何必剝蝕嘯民既欲以胸中碑刻之道形之於印章曷不逕用之於碑刻之爲愈仲尼曰割鷄焉用牛刀嘯民縱心雄志高眼大骨勁區區分寸之間能容得幾許剝蝕恐終非英雄用武之地着屣踏卵揮劍驅蠅亦太不值得矣且也碑刻之所以有剝蝕者以其去古大遠或爲土花侵蝕之所致未必盡剝蝕也假使三代之治碑刻者亦以嘯民治印之道而形之於碑刻之間吾知數十年後其字畫斷已磨滅盡絕而生於數千載後之嘯民其胸中豈復得有古碑刻哉嗚呼嘯民何不思之甚耶雖然嘯民之以剝蝕爲僞古其所作尙有可觀以其胸中尙有古碑刻在也而今之鑿家則更胸無一物古代碑刻非惟目所未見并亦耳所未聞乃亦以剝蝕爲治印之枕中秘自謂能傳嘯民之心法東施效顰愈形其醜更不值識者一笑矣

印昉於商周秦盛於漢濫於六朝淪於唐宋而復盛於元明元明以前代有作者而其名不傳至元吾印竹房趙松雪輩描摹作印頗能風靡一時明代名人輩出更僕難數而文三橋氏崛起於吳郡尤能名傾天下文氏作印和平中正筆筆中鋒雅而不俗清而有神雖不必規規於學古而自有古意談斯道者往往奉爲正宗何雪漁亦曾北面事之泊乎後世作者更多各樹範圍對於文何諸子或是之或非之雖黃甲乙莫衷一是此亦門戶之見爲之未可據爲定論總之古人自有古人的好處亦有古人的壞處人各有能有不能擇其善者而從之斯爲善學古人至是非優劣原不必深論也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然足以怡養吾人之性情。余自幼耽此。其亦性之所近歟。余之性宜放之。不宜束之。宜任之。不宜強之。使每作一印。必拘拘於死法。是束之也。是強之也。是不足以怡養吾之性情。而適足以戕賊之也。則余又何愛乎印章。又何樂乎篆刻哉。東坡居士云。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吾師乎。吾師乎。

余父晚年養病家居。課兒之暇。頗繫情於金石詩畫。嘗有句曰。『學堂擾擾。此何時。家學翻嫌誤。兩兒伴我寂寥。饒別趣。一勤鐵筆。一吟詩。』予弟枕亞資稟過人。少負神童之譽。性耽吟詠。脫口成章。而余則摩挲金石。玩物喪志。自幼不知奮勉。今余父歿且九年矣。頑鈍如余。毫不長進。學書學劍。兩無所成。想到兒時狀況。恍如隔世。能不汗流浹背。淚下沾襟乎。

枕亞贈予詩云。『人道雕蟲我却爲。文存原等豹留皮。立心要使如堅鐵。處世何妨若鈍錐。紙上雲霞護蝌蚪。山中雷雨竊蛟螭。人生不博黃金印。絕世神工亦自奇。一經雕琢便堪珍。幾費摩挲着手春。秦漢千年留古樸。乾坤一畫借精神。青箱有幸藏奇字。頑石無知誤此人。我亦天涯同失意。雪痕鴻印認難真。』此紀元前舊話也。

凡吾作印。無所師承。良辰佳日。酒後茶餘。興之所至。隨意命筆。原是自尋樂趣。是好是壞。自己亦不得而知。而彼面諛之輩。往往喜作門面語。或謂能得古人遺意。余聞而大非之。夫古人往矣。邈矣。我自我。古人自古人。我何能似之。即使生而與古人同時。而各行其事。兩人之作。亦決不能期其相似也。我作我的。古人作古人的。我

之作誠不能似古人然亦何必似之古人之作佳矣美矣我不似之我誠不佳我誠不美我卽似之我亦未必佳便美世固無隨他人脚跟做古人傀儡可稱爲佳善者也

吳門李懷清工篆刻然不沾沾於學古能自立門戶者也五年前邂逅於語溪客次一見如故三宿而別年來囊筆遨遊風塵歷碌而李君蹤跡不知又在何所斷崖秋雨舊約模糊不知何日始能實踐也

上古用印所以昭信此稍有識者皆能知之論者謂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始有表字印唐宋以後始有齋名及別號至元明以後則更有引用成語多至數十字者此說似矣余謂此亦風氣所趨不可遏止且亦不必遏止也一般泥古之輩羣以爲不可斥爲叛古之道卽周櫟園氏亦主張是說其言有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者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夫秦漢之章未必盡爲名印秦之傳國璽非其明證乎而宣和印史中所列大璽有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纍纍若此與後世之以私語入印者又何異乎誰謂秦漢之章無此纍纍者乎卽曰無之而今非秦漢也天下事豈必秦漢便可法乎時代有遞嬗世界有變遷印之由名而字由字而號而齋堂而館閣而成語是亦物質進化之公例何怪之有假使秦漢所無者而後世必不可有則永爲秦漢可矣何必又有後世卽有後世仍稱之爲秦漢可矣何必又稱之爲某代某世今旣稱之爲某代某世而某代某世之人之所作爲獨不許其與世轉移必驅而反之於秦漢之中謂如是則可不如是

則不可如是。則爲復古。爲文雅。不如是。則爲叛古。爲鄙惡。吾不知其果何所見。而云然也。今人名印。更有用楷字。或草字者。間有雜以外國之文字。余謂是亦可備印章之一格。不必斥爲不當。使泥古者見之。其將怒目切齒。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耶。一笑。

印章之學。以明清之交爲最盛。今則日漸衰微。舍幾輩刻工。外文人學士之談斯道者。吾見亦罕矣。而東方三島士夫。乃津津樂道之。講求研究。不遺餘力。且有視爲一種之專門學者。所謂禮失求野。不其然歟。惟日人之能印刻者。原專爲牟利起見。如吾國之刻工。依此爲職業也。其所作印。大都趨於工緻一派。且於篆學源流。書法妙訣。未能洞悉。筆畫往往有謬誤之處。原不值識者正眼一覷。然其刻字甚工。索價亦廉。而製作之精緻。印匣之美麗。玲瓏。工巧。便於攜帶。尤適合吾國現今社會之心理。故自外貨流入內地以後。此物遂隨潮流之趨勢。滾滾而來。源源不絕。耳食之流。咸爭相購置。趨之若鶩。不論政界。學界。工界。商界。幾於人人囊底無不有一東洋印章。而吾國原有之印。舍一二好古者外。幾於無人過問。是亦利源外溢之一大漏卮也。夫彼之印何以能得社會之信用。我之印何以不免天然之淘汰。無他。便不使之異耳。夫欲抵制外貨。必先改良國貨。印章亦其一也。語有之。涓滴不塞。將成江河。改良印章。挽回利源。其亦識時者之所應有事歟。

印之有譜。始於宋。然初皆集古。非自集也。至明嘉隆以後。始各自爲譜。幾於人人斯籀。字字秦漢矣。余見譜少。未敢盲談。然以意測之。以爲自集之譜。終不及集古之善。蓋集古。蒼萃羣賢之作。治古。今於一爐。成金石之大。

觀苟選者粗具幾分之眼光所集必有可觀至自集之譜類多鶩虛者之所爲造詣未精侈然以作家自命固屬可笑且既欲成譜遑暇選擇勢必兼收並蓄雜湊成章卽偶有可觀而瑜不掩瑕本欲自傳其名適以自獻其醜其用心亦太左矣尤可笑者或仿古數章或首列當世諸巨公名字印數方或更丐得其一序以爲無上之榮光此種惡習比比皆是如傳染病然風雅二字爲此輩辱沒盡矣余於此道雖少有嗜好究竟無意於此歷來所作固屬寥寥而隨手散棄向不敢作敝帚之珍蓋自知醜劣與其留之而貽人笑柄不如不留尙可以藏拙非不可留不欲留也且亦不必留也嗟嗟前賢往矣後起正多金石界中大有人在小子何人敢於此中作千秋想耶

前輩有謂漢印爲陰文唐變爲陽文欲法漢不事陽文而後可此說也高淳夫印辨斥爲似高而實非夫漢也唐也同是古代也漢既可法唐何嘗不可法哉況乎印章之有陽文原不自唐人始秦漢印中未嘗無陽文且有一印而陰陽文錯綜用之者若顧汝修之印藪來顏叔之宣和印史潘原常之印範何不遠之印史班班可考非獨秦漢周之琢圭甯非陽文乎高氏駁之甚是

凡物凸者爲陽凹者爲陰古時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於其上其文凸起故謂之陽與後代以印色印於紙上其文虛白爲陰者適成一反比例蓋古之所謂陰陽文者就其用而言之也今之所謂陰陽文者就其體而言之也其名雖異其實則同不必深論也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邊宜稍細於字。此爲常法。然亦不可一例論也。回文印姓氏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爲二矣。單字名印。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他如齋堂館閣等印。亦不宜用回文。自是正理。

印之有重字者。不妨明書二字相重。或下一字以二點代之。或二字作兩樣篆法。亦無不可。近人有以印中兩字之邊旁相同者。其下一字之邊旁。亦以二點代之者。甚有加至四點六點者。此萬萬不可。非以其不合古法也。恐見之者不能辨識耳。

或又謂秦文轉角圓。漢文轉角方。一印中不可雜用。此又何必。如刻圓角文。不宜雜以方。如刻方角文。正於一二筆圓處見長。漢印中此法最多。前人亦有言之者矣。

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前輩或謂爲不可入印。以周秦無所謂印章也。此說亦不足信。鐘鼎文用以作朱文。未嘗不佳。但須得體。不宜雜湊。一雜湊。則狐裘續羔。緇衣補縞。如吾邱衍所謂百家衣。徒獻醜耳。

趙凡夫草篆。創千古未有之奇。正者偏。藏者露。靜者躁。莊者佻。舒者促。斂者肆。卽世所稱寒山法也。朱修能氏嘗以此法入印。說者謂爲好奇太過。余謂文人作印。與工人不同。工人以工緻見。長章法一誤。便不足觀。文人之印。以天趣勝。寒山法卽不足以入印。偶一爲之。亦無傷於大雅也。

趙氏著有篆學指南一卷。其自敘云。『余讀周公謹所著印說。敍論精確。前輩文何多宗之。第稍嫌其繁冗。特

節錄數則。語雖不多。而作印之道已備。云云。余按趙氏不善作印。今觀其所錄。却極精當。洵足爲後學之指南。周公謹爲印界健者。宜其言之親切有味。而朱修能氏獨謂其淵源未疏。詆爲胡僧說法。未免過當。今節錄數則於下。以備暇時瀏覽焉。

其言曰。『下筆如下營。審字如審敵。對篆如對壘。臨刻如臨陣。以意爲將。以手指爲卒。以坐落爲形勢。以識藻爲糧餉。以意義爲甲冑。以毫管爲弓矢。以刀挫爲劍戟。以布算爲指揮。以配合爲變動。以風骨爲堅守。以鋒芒爲攻伐。以得意爲奏凱。以知音爲賞功。』

又云。『凡印字簡須勁。令如太華孤峯字繁須綿。令如重山疊翠字短須狹。令如幽谷芳蘭字長須闊。令如大石喬松字大須壯。令如大刀入陣字小須瘦。令如獨繭抽絲字太纏須帶安適。令如閒雲出岫字太省須帶美麗。令如百卉爭妍字太緊須帶寬綽。令如長霞散綺字太疏須帶結密。令如窄地布錦字太板須帶飄逸。令如舞鶴游天字太佻須帶嚴整。令如神鼎足立字太難須帶擺撒。令如天馬脫羈字太易須帶艱辛。令如雁陣驚寒字太平須帶奇險。令如神鼉鼓浪字太奇須帶平穩。令如端人佩玉刻陽文須流麗。令如春花舞風刻陰文須沈凝。令如寒山積雪刻二三字以下須遒朗。令如孤霞捧日五六字以上須稠疊。令如衆星麗天刻深須鬆。令如蜻蜓點水刻淺須入。令如蛺蝶穿花刻壯須有勢。令如長鯨飲海又須俊潔。勿擁腫。令如綿裏藏針刻細須有情。令如時女步春又須雋爽。勿離漸。令如高柳垂絲刻承接處須便捷。令如彈丸脫手刻點綴處須輕盈。』

令如落花。在草刻轉折處。須員活。令如順風。鴻毛刻斷絕處。須陸續。令如長虹。竟天刻落手處。須大胆。令如壯士舞劍。刻收拾處。須小心。令如美女拈針。」

又云「執政家印如鳳池添水雞樹落英將軍家印如猛獅弄毬駿馬御勒卿佐家印如器列八璉樂成六律學士家印如鳳書五色馬鬣三花內史家印如孤鳳朝陽五龍夾日御史家印如絮繫聽馬蝶繞繡衣督學家印如藝海泛瀾文江翻浪治司家印如繡斧凝霜烏臺列柏牧民家印如五馬鳴珂雙鳧飛鳥經業家印如驂臨汗血蚌蛤藏珠隱士家印如泉石吐霞林花吸霧文人家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游俠家印如吳鈞帶雪胡馬流星登臨家印如海鷗戲水天雞弄風豪士家印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貧士家印如三徑孤松五湖片月鑑賞家印如驪龍吐珠馮夷擊節好古家印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僧道家印如雲中白鹿洞裏青牛妓女家印如春風蘭若秋水芙蓉」

又云「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味此二語印法大備」

又云「文有法印亦有法畫有品印亦有品得其法斯得其品法由我出不由法出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者逸品也。體備諸法錯綜變化莫可端倪如生龍活虎捉摸不定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運。斐然成章如萬花春谷燦爛奪目者妙品也。去短集長力追古法自足專家如範金琢玉各成良器者能品也。」

右之所述。皆篆學指南語。吾願與世之研究此道者各書一通。懸之座右。暇時讀之。亦一快事也。

印不難於合法。難於得法外之法。法外之法。其妙無窮。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妙品能品。凡手或可幾及。神品難逸。品更難。必其人胸中有書眼底無物。筆墨間另有一種別致。方可達到所謂得法外之法也。晦庵謂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米書天趣橫生。不可捉摸。觀之。惟有一片神行。其間乃書法中之逸品也。至印之逸品。則更難能而可貴。吾見古印少。未敢妄談也。

徐友竹云。『作印須於興到時。明窗淨几。茶熟香清。摩挲佳石。偶然欲作。而石之位分。與字之體勢。適相融洽。心逸手閒。書然奏刀。輕重緩急。惟心所欲。此樂當不減於陶靖節開卷有得時也。』馮少眉云。『凡一印到手。不可卽鐫。須凝思細想。若何結字。若何運筆。然後用周身精神。書然奏刀。如風雨驟至。有不可遏之概。其印必妙。』晏陳鍊亦云。『興之爲物也無形。其勃發也莫禦。出之發高興者。時或賓朋濃話。條爾成章。半夜夢迴。躍起落筆。忽然偶然。而不知其然。卽規矩未遑。譬如漁歌樵唱。雖罕節奏。而神情暢滿。』興之於印。至有關係。不可強而致之。或數日不作。一時興至而作一印。或數月數年不作。一時興至而作一印。板橋所謂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此卽有興無興之關係。雖然難爲俗人言也。

某歲。供職湖上某校。梁溪蔡君遺急足持印索刻。湖上爲吾鄉西南一村。落距梁溪百里而遙。使者持印徒步。至時已三鼓。睡夢中間聲驚起。欣然奏刀。破曉始成。刀光閃爍。與燈光互相輝映。不覺眼花。瞭亂良宵。作印生。

平破題兒第一遭其樂乃無減於一窗晴日花香鳥語時也蔡君名培字子平工詩善書法秀而健枕亞之契友而余之神交也

鄒子稚山世居湖上豪於飲生平嗜古成癖然無鑒別之力一日置酒相招并出所藏金石示予中有石印一方質堅白如玉沒字碑也愛不忍釋醉後爲作如南山之壽五字自視頗得意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稚山於此道雖非解人然能珍惜之不負斯石矣

書畫風雅事也篆刻亦風雅之事也以風雅物而入於風雅人之手宜也非幸也否則入於流俗人之手則爲大不幸流俗人所在皆是風雅士畢竟不可多得既得矣而風雅其名流俗其實者又所在皆是滔滔濁世更於何處求真真之風雅士哉然而書也畫也篆刻也作者既自命爲風雅矣則不得風雅士自作之自賞之可也卽不作亦無不可若既不能不作既作而又不甘自賞而止入於流俗人之手既不屑欲求真真之風雅士又不可得必不得已對於求我之書者書之對於求我之畫者畫之對於求我之篆刻者亦篆刻之彼之求我彼之愛我也我之應彼我之自愛也彼惟愛我之書畫篆刻不得已而出於求我卽因自愛我之書畫篆刻不得已而出於應又何吝哉又何吝哉若必問其風雅與否必其人之真真風雅而後書之畫之篆刻之則可直捷斷言曰不書不畫不篆刻可也何以故真真之風雅士絕無而僅有之故

同里某君卽前之所謂風雅其名者也嘗以舊印一方慎重授余屬爲磨去重刊是印爲一雞血凍鮮豔奪目

某君頗愛之。余閱其文爲『江東步兵』四字篆法古雅。知非俗手所爲。及細閱邊款。則赫然『雪漁』二字也。驚歎不已。願以重金易之。某君堅不釋。乃不刻而遺之。并告之曰。此石之好處不在其質。而在其文。佳石難得。石既佳矣。又幸得名手鐫之。斯真難得而可貴矣。夫石之有石。猶人之有軀壳也。得名手鐫之。頑石有靈魂矣。君既愛彼。我亦不願奪君之所愛。惟不忍作焚琴煮鶴之舉。今以原璧還君。願君之愛其軀壳。而并愛其靈魂。勿再作此大煞風景事也。後聞某君已屬他手。重刊印。則猶是文。已全非。軀壳在而靈魂已失。頑石有知亦當流淚。嗚呼。風雅士猶如是。使此印不幸而入於鄙夫俗子之手。則印欲僅僅保存其軀壳。而亦不可得矣。板橋詞云。『把天桃斫盡。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研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古往今來。恨人恨事。何可勝道。區區一印。猶其小焉者。

前人謂印有十不刻。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輿不到不刻。力不餘不刻。遇俗子不刻。不是識者不刻。強之不刻。求之不專不刻。取義不佳不刻。非明窗淨几不刻。有不刻而後刻之。則所刻無有不精者矣。斯言是矣。然自古以來之印章家。能盡踐其言者。恐亦不多耳。

去歲組織旬報於海上。筆政之暇。友人憇意鬻藝。嗜痴者頗不乏其人。其亦葉公之流亞歟。吾輩既不幸而爲文人。更不幸而謂貧士途窮。日暮不得已。而以區區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此板橋所謂可羞可賤者也。吾輩却明知而故犯之。正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如靖節讀書不求甚解可矣。

「揚子雲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天嘯於文字之餘。每喜舞刀弄筆。尋破紙殘石之生涯。不亦自視太薄。而差當世士耶。乃天嘯既不敢以壯夫自居。而雕蟲而篆刻。又不甘藏拙。欲出以問世。而世人不察。亦羣焉以天嘯爲能書。以天嘯爲善刻。踵門相索者。日有其人。君等既樂與天嘯遊。天嘯又烏得而却之。今更爲君等羅致中外古今之殊珍奇石。准備濡染淋漓之寶墨名穎。爲君等狂揮之。君等其亦顧而樂之乎。嗟嗟。天涯淪落人也。劫後餘生。了無生趣。今得於吉金樂石中。與君等結一重因緣。是亦傷心人之快心事也。所恨者墨汁易乾。灑不了窮途之淚。寶刀雖好。斫不盡頑石之頭。筆硯勞形。終是無聊之生活。金錢可買。豈同有價之文章。恨買醉之易醒。欲埋愁而無地。不祥名字。雖然流徧於人間。大好光陰。枉自消磨於海上。是可羞也。亦足傷矣。」此余鬻藝時之宣言也。哈哈。鬻藝何事。而有宣言。是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矣。抑吾聞之。世之鬻藝者。其所定潤格。往往假托他人之名義。余獨不喜之。求之偉人政客。既不願求之。湖海名流。又不得自譏。幾句說明書。原來亦算不得宣言。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然印章亦何獨不然。同事某君。嘗矚予作一名印。謂須工緻。余知其非解人。欲拒之而不得。乃故草草爲之。信筆所至。漫不經意。及成視之。雄渾雅秀。兼而有之。自歎爲生平所未有。始而不經意。既而大得意。終乃大懊惱。蓋深悔不經意爲之。當無此得意之作。流入於俗子之手也。後知某君終嫌其不工緻。磨去重刊。似覺可惜。而余且引爲幸事也。

張子守仁誠實少年也。以劣石一方屬爲篆刻。余笑却之。守仁猶曉曉。誤以余爲重利也。願重其酬。余正色曰。吾子識之。刻與不刻。主權在我。此事豈金錢所能動哉。守仁知不可強。一時情急無計。汪然出涕。余不得已爲之奏刀。戲謂之曰。昔人有以眼淚換得秀才者。今子以眼淚換得一印。未免太不值耳。守仁曰。君言謬矣。秀才有何希罕。如此印斯值得一哭矣。語畢歎躍而去。

有自署哲匠者。投函於余。略謂「僕於篆刻亦所夙好。但見聞囿於一隅。竿頭未能日進。縱心摹手追。終難入古人之堂奧。且敝處僻在荒江。精此道者殊少。而一二前輩又皆成名以去。君如不吝指示。祈檢印平日得意諸章。以常鴻爪。俾得一寓目焉。何幸如之。」云云。書外并附以拓片數片。頗多精心結構之作。時因人事倥傯。筆墨勞瘁。竟未有以報風塵中我負斯人矣。今書與拓片猶存敝篋中。而事隔年餘。住址已失去。伊人秋水。想望爲勞。姑誌於此。聊當負荆云爾。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余於海上得一人也。曰何子恨。子恨名如一字。其恐邗江人精畫學。以其餘力治金石。所作多可觀。余初識子。恨於海上某書局。後復與之同寓。風朝月夕。各出其平生所得。抵掌狂談。樂乃無礙。而沈澀氣味。兩人更忻合無間。蓋同是天涯淪落人也。未幾。子恨因事歸里去。而余亦束裝入粵。天南地北。水複山重。回首前情。恍惚如夢。子恨傷心人。其亦有梅花嶺樹之感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客潯州。忽忽半載。光陰之去。疾如矢鏃。而余之寂寂。乃如弓弦。旅窗多暇。不可無

解悶之法。命筆成以上如干則大好。生涯如此消遣。亦可謂極人世之無聊者矣。昔汪訥菴之傳徐龍友。有曰。『世多不知其學殖之厚。文辭之豪。而但稱其藝事之殊絕。爲述其生平梗概。俾後世知龍友不專以印人見也。』余之藝。旣不逮龍友。萬一而學殖之淺。文辭之陋。更如吳梅村所謂一文不值者也。然而山雞對鏡。尙知自舞。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男兒抱七尺軀。負四方志。不能立功天地。字養民生。爲社會稍盡天職。則亦已耳。乃又不甘自絕。欲以區區文藝之末。供人玩好。撫心自問。羞乎不羞。矧印之於藝。又爲末之又末。卑卑不足道者乎。印話之作。其亦可以已乎。其亦可以已乎。



鐘 詩

冰豆腐 鴻爪格

剖分瓜豆眉然火

腐敗簪纓血似冰

鶴 珍 三唱

客騎鶴上揚州去

使探珍從交趾來

恐驚鶴夢携琴去

自惜珍奇抱璞歸

載 仇 七唱

萬象于子同覆載

一生了了是恩仇

如此人才車可載

不平世事劍知仇

福爾摩斯 守歲燭

分詠格

偵案從來推獨步

殘年將盡戀餘光

案破羣推無敵手

年殘獨抱未灰心

說部

卷之三

湖上百日記

湖上吾舊遊地也。其日之琵琶湖耶。抑歐之偉訥湖美之米西干湖耶。然此世界著名之大湖。予未嘗涉足。其間卽蘇之太湖。浙之西湖。鄂之洞庭湖。凡吾國著名之大湖。亦非此湖上百日記之湖上也。然則此湖上百日記之湖。上其地何在。而所記又何事耶。

距虞城之西南十餘里。有地名湖上。山明水秀之鄉也。歲己酉。鄉之鄒氏族。創立誼育小學。予承乏其間。二月一日至湖上。五月十日暑旋。計三月又十日。客窗寂寂。歲月悠悠。而湖上百日記成矣。

願湖上孤邨耳。與校舍相毘連者。僅六七人家耳。舍此而外。則南阡北陌。縱橫目前。田叟村童。躑躅道左。周二三里間。絕無名勝之景物。可爲日記之資料。而予之百日記。遂亦不能按日記載。閱此日記者。幸勿哂焉。

別恨

予於草此日記之始。不能不於到湖第一日之事。略有所說明。則予與予妻吟秋話別之紀念。遂占是書之開。

始矣。

「無兒女情。非奇男子。有英雄氣。斯美婦人。」是聯也。乃予手書之。玉板之箋。裝之美麗之花紋鏡架。以贈予妻。吟秋作語別之紀念者也。予之來湖上。距予與吟秋結婚之期。僅兩度蟾圓耳。玉鏡初圓。遽學分飛。燕子金銜。欲去。忍聽悲唱。驪歌妝臺。權作長亭。愛情化成離恨。身非木石。僕本恨人。能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此情此景。實有難堪者。願予雖戀戀而予妻殊落落。謂予曰。人生會合何常。今日別明日。合耳。況湖上離城未逾二十里。旦暮可往返。丈夫抱七尺軀。負四方志。卽身歷重洋。足徧五洲。何足異。吾夫何人。胡作此小兒女昵昵齷齪態耶。予心爲之動。欲有所言。而回願予妻。則已秋水含波。春山蹙恨。一種纏綿繾綣之深情。彷彿流露於眉睫之間。有心人早窺之於微矣。意者予妻之言。此其知予之深。愛予之摯。不欲過傷予之心。而欲暫釋予之悲。故作此解人語。以勉勵予。慰藉予耶。予於是釋予妻之意。成英雄兒女之聯書。以示予妻。予妻見之。爲之回眸一笑。而予亦束裝行矣。

● 客感

校舍爲鄒氏舊居。課室極明敞。室外有園。園之中有亭。有臺。有樓閣。有池塘。有奇葩瑤草。乃一絕妙之校園也。老天如夢大地回春。一夜東風。萬花齊放。園之中如山茶如杜鵑如牡丹。嫣紅姹紫。鬥媚爭妍。予素具愛花瓣。今居此寂寞鄉。却對此嫵媚花。亦意外之幸福。

然予今爲天涯淪落人矣。際此奈何天氣。春色惱人。客裏光陰。總覺百無聊賴。聽梁間呢喃燕語。予心更爲之怆怆。夫燕非多情之鳥乎。時雙棲於柳下。時比翼於花間。相愛相憐。雙飛雙宿。一似矚人之獨居。無俚顧影自憐。故作此嬌聲媚態。以驕人者。

層樓之下。燕子之舊居也。某日清晨。燕子忽飛鳴不已。其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予夢爲之驚覺。急起出視。見一頑童方舉竿向巢。作欲擊狀。急止之。遂童去。然已稍稍破壞矣。燕子歸來。悲喜交集。踟躕數日之力。艱難辛苦。蒼而新之。始復舊觀。予懼頑童之故態復萌也。爲之重申戒并呼燕子而告之。曰。嗟爾燕子。寄人宇下。總非善計。使今日而無我危矣。雖然。我亦寄人宇下者也。安能鬱鬱久居於此。我去則救爾者何人。予護爾者何人。予愛爾之語而不厭爾之噴者。又何人乎。我爲爾悲。我爲爾懼。爾其早覓安居。勿戀戀於此而不忍去也。

買春

似曾相識燕已歸來。無可奈何花還未落。予於此時置身萬花叢中。接其色。聞其香。靜而思之。默而察之。凝神而會之。而酒興怱怱欲動矣。

杏花村裏細雨如絲。有人也覆雨笠。足木屐。手提玉壺。徐步行來。蓋小奚奴。方沽酒歸也。得杯中物。作花間飲。淺斟低酌。其樂何如。予此時之腦經驟呈一種不可思議之幻想。覺舍花以外。皆不足爲予之注意。而予之心。腸予之眼。光予之靈魂。都被花擻去。叢注射於花貌。花容。花心。花鬚。花色。花香之上。予此時恨不能分予身爲

數身爲數十身爲數百身爲數千數萬之身博用我誠摯之愛情灌輸於萬花之上而一轉念間又恨此眼前之名花不能化爲美人爲無數之美人環繞予身之前後左右開羣花之宴會腦經莽亂妄想紛紜蓋斯地非金谷園而予此時已玉山頽矣

省墓

虞山之北有地名頂山吾先父之新阡在也清明日請假回城隨老母至頂山省墓循例也

「家家上塚空循例只恐黃泉鬼不知」此非吾先父之遺詩耶噫嘻何言之悲耶吾記夫前二年之清明日與吾弟枕亞握手行隨吾先父至頂山省墓然紙灰血淚徒觸傷懷而怡怡如也藹藹如也此中自有天倫之樂乃曾幾何時而吾來省吾先父之墓矣光陰飄瞥人事變遷俯今追昔能無悲感於中乎

嗟嗟人生朝露耳轉瞬卽消滅烏語花香宛然如昨而黃土纍纍間危然一坏有數尺小松環繞其側非卽吾先父骸骨之所在乎隻鷄斗酒一盂麥飯「上塚空循例黃泉鬼不知」回誦遺詩獨愴然而涕下矣

雖然椿樹秋零萱堂春暖世有鼎食茵坐而增永感者則今日之吾猶得奉此垂老之慈親來省吾先父之墓又不禁爲之悲喜交集也

折柳

陌上花香枝頭鳥語山青欲滴水碧於油人世間之佳境固無過於連日春陰而倏放晴光者

湖水之濱有柳也。長條下垂。始試綠。大有弱不禁風之態。予見而愛之。折數枝歸。置諸行篋中。夫柳多情之木也。古之人有攀柳贈行者矣。而予則作客他鄉。折而贈諸誰耶。願柳爲贈別品。而柳之炭可畫眉。是亦粧閣之贈品也。予之折柳。非以贈別。正以久別思歸。俟後日束裝歸里時。可與予妻吟秋學京兆韻事也。

●葬花

開到茶蘼花事了。昨夜傳來消息。報道茶蘼開了。花事將告終矣。雨雨風風。絲絲片片。合演出月缺花殘之慘劇。東君有意。彷彿爲異日山河分裂時。預攝一小影。以警告我同胞也。

予客湖濱。於茲二月。一春心事。僅爲花忙。而今忽遇此不情風雨。斷送韶華。祇留此零落之殘花。供愁人之憑弔。『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能不爲之心傷氣短乎。

雖然花之開也。予既飽接其香。與色花之落也。予又安忍見彼之玉骨無依。耶葬之祭之哭之。舍予其又誰責耶。小池之側。假山之畔。香草一叢。香泥可掬。乃天然之埋香處。予乃收拾落花。挖土而葬之。一片癡情。千秋豔跡。亦聊以補人世間一點缺恨而已。

後有人也。倘來此地。見園之中。一玲瓏之石。上有『天嘯葬花處』題字者。則其下負土纍纍者。卽香塚也。嗟。前日之花。死復生。今日之花。生終死。死者必死。死者可生。廿四番風。年年花信。花如有知。來日方長。吾祝汝。明年先着東風。長胎不已。

錦字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予來湖上葵葛已更僅得此數行之日記江郎才盡有愧多矣

然日記非小說可比小說可以憑空而日記不能小說可以影射而日記不能小說可以借題發揮而日記又不能予之草此日記欲以留鴻泥之紀念不敢以無稽之筆墨俾失日記之真相而斯人斯地孤陋寡聞欲求一新奇之事實補我日記之空白實不可多得也

予正握管凝思而侍者持書入筆姿韶秀墨痕猶新啓閱一過尤令予喜不自禁亟錄於下

吾夫愛鑒小別兩月而年華逝水三春花事匆匆過去矣回首歡娛奇情如昨君贈聯已買絲繡之停針無語偶憶及君君近狀何似袖中珍本不知又添得幾許佳章勝煞矣書不盡意諸維愛照

四月三日吟秋剪燭書上

玉山青鳥仙使初通錦水丹鱗素書忽至非織錦曲非迴文詩而言簡意賅深情如訴非吟秋不能道也此日記於山窮水盡之時又別開生面與前記之英雄兒女一聯可以遙遙相對是亦吾書之特色也

綺夢

冷月半窗殘燈一穗惟聞老僕鼾睡聲與壁上時計叮嚀聲若相問答此時予之心緒如轆轤之上下轉側不能成寐披衣起燃雪茄吸之時時計正叮嚀鳴十二輕寒襲人不能久坐乃復睡下甫交睫恍惚如身入百花

香裏瞥見一麗人神采逸逸風致翩翩珊珊步遲亭亭玉立手執香豔嫵媚之茉莉一束向予微笑予凝眸一盼不禁狂喜蓋麗人非他乃予寐寤求之求之不得之予妻吟秋予乃趨與握手予妻欲以手中之茉莉爲予插於鈕扣之上予方俯接其花遽豁然醒一轉瞬間而予妻吟秋又求之不得此時惟氤氳之茉莉花香似猶襲襲予鼻觀而已

歸舟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歸舟一葉送我去休時五月之十日也微雨新晴旭日初上湖光山色接觸眼簾胸次爲之一暢此百日以抑鬱無聊之性情過奈何天裏之歲月觸景傷懷殊少樂趣今則放棹南歸憑窗兀坐眼前大佳山水絕妙畫圖幾樹垂楊雙飛雛燕在湖上時所視爲牽愁惹恨之媒者至此則接其色聆其聲皆足以助我之愉快矧好風相送舟行如飛予方默計未來之快樂而櫓聲忽住一昂首問家門在望蓋予家在虞城之北臨水而居舟可傍岸歇也

予舍舟登岸欣然款扉入時予妻吟秋適在窗前製薔薇露見予入卽盈盈起立笑靨相迎予此時爲薔薇之芬芳沁入心脾腦經似失其作用幾疑此薔薇爲夢中之茉莉也既乃方自鑰攝始回復其本性知此境之實非夢境乃趨前與予妻握手以表我無量之愛情

餘韻

時日方午。略檢歸裝。卽坐定。與予妻各道別後事。凡人於快樂之時。回想其過去之苦惱。而現時之快樂。愈覺滿足。而無恨此一定不易之理。質諸世人。因無不然者。矧予與予妻新婚久別。久別相逢。初於快樂之後。遇苦惱之事。今於苦惱之後。復遇快樂之事。合而卽離。離而復合。計時不過三閱月。而遭際之離奇。變幻過疊。複雜若是。之不可名狀。然使止有過去之快樂。或無過去之苦惱。則現時之快樂。亦止覺其尋常。而不見其真樂矣。予與予妻。娓娓清談。不覺已花影西移矣。適侍者來報晚膳已備。乃同至膳室。俄頃膳畢。時碧雲如洗。皓月窺簾。天公做美。寒暑宜人。予妻爲予易羅衣。蕙香茗燃。雪茄紅燈。雙影私語。喁喁。予此時之快樂。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談頃。予妻欲索閱予之日記。予自計此百日之記。僅得此數節零星斷碎之文章。又絕少愜心當意之作。古之人千金買笑。予卽欲博予妻之一粲。亦恐無此廉價之買笑也。顧又不欲稍拂予妻之意。乃啓篋取稿。又不知喜從何來。蓋前日所折之柳枝。嫩黃淺綠。閃予目而觸予手也。予於此半日之中。予惟排除予之雜念。蕩滌予之腦海。舒展予之心窩。以容受予妻美滿之愛情。覺予妻之一顰一笑。無不由愛我而然。又覺予妻之愛我誠摯。而予之所以愛之者。終未能周至。而無恨。今忽於無意中。得此粧閣之絕妙贈品。得此愛情之惟一媒介。則予之快樂。又何如者。

予之折此柳枝。欲以學京兆之韻事。今夕何夕。對此玉人。胡不一試。予於是擇其細者。就其一端。燃之。使焦卽

插入露瓶中刺刺有聲俟其冷復以刀削之使銳而畫眉之材料成矣玉鏡臺前紅燈影下描成新樣深淺入時未識當年京兆有如此風流否

夜闌矣人倦矣而予書亦從此收束矣此後深閨樂事佳話正多予當再作詳細之日記以寫家庭之幸福也

鴛鴦夢劇本

(一名自由夢)

登場人物

奚劍花

少年

李麗娟

女郎

奚奈

少年之父

奚嘯岩

少年之弟

奚素珠

少年之妹

李芬

女郎之父

李芬夫人

女郎之母

秋兒

女郎之婢

余海秋

少年之友

此外

公園遊客 廣野行人 旅館同伴
旅館男女客 陳醫生 輿夫

第一幕

解語花

場。上。作。一。李。芬。夫。人。之。休。憩。室。室。中。陳。設。備。極。精。雅。前。面。爲。窗。門。在。其。右。臨。窗。設。一。書。案。夫。人。旁。案。坐。案。上。置。小。說。書。數。冊。夫。人。執。其。一。而。觀。之。室。中。殊。靜。穆。

門。帘。動。處。一。絕。色。女。郎。含。笑。而。入。丰。致。韶。秀。態。度。閒。雅。年。約。十。五。六。身。上。作。女。學。生。裝。爲。夫。人。之。愛。女。麗。娟。夫。人。無。子。愛。麗。娟。如。掌。珠。麗。娟。趨。至。夫。人。旁。捧。夫。人。手。接。吻。嬌。聲。呼。『。母。親。』。夫。人。拋。書。向。麗。娟。微。笑。令。坐。身。旁。

（夫人）愛兒。我很掛念你。你身子可好麼。

（麗娟）現在好了。前兩天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沒有下樓來請父親母親的安。

（夫人）身子很是要緊的。你天天喜歡拈弄筆墨。夜裏睡得很遲。朝上又起得很早。身子不舒服。恐怕是着了寒麼。

語至此。以手撫麗娟之香額。復低首問之。

(夫人)愛兒你現在到底覺得怎樣。胸膈裏舒服不舒服。老實向我說。

(麗娟)舒服得多了。

(夫人)你父親爲了你的病。心裏很憂慮。明天說要去請醫生……

夫人語未畢。麗娟急搖首。

(麗娟)不必不必。那個藥水兒吃他是很苦的好。在孩兒現在沒有什麼病。母親請父親千萬別去請醫生。麗娟言時作嬌怯態。

(夫人)愛兒你已經兩天沒有吃飯。這回子覺得有些餓麼。你想吃什麼東西。只管向我說。

(麗娟)母親我現在也想不出什麼來。

夫人呼秋兒。秋兒牽帘入。

(秋兒)夫人要什麼。

(夫人)你到菜房裏去。叫培根(廚夫名)做一個晚點。只說要又清淡又好吃的。做好了就送來。不必送到餐室裏邊去。我坐在這邊。要和小姐一氣兒吃咧。

(秋兒)曉得曉得。

秋兒且應且行出門去。

麗娟頻舉其美麗之目向夫人微笑。

(麗娟)母親父親到了那裏去。

(夫人)到公園裏去的。

(麗娟)甚麼還不回來呢。

(夫人)他去了還沒有滿一點鐘那裏便會回來。

麗娟無語倚夫人懷以手翻閱夫人案上書夫人向之微笑。

(夫人)愛兒你父親前天說要購一座大風琴給你做個消遣兒你喜歡麼。

麗娟笑容可掬注視夫人之面。

(麗娟)這是很喜歡的母親母親父親當真要購給我麼。

(夫人)有甚麼不當真難道你父親這樣老實的人也會撒謊不成。

(麗娟)母親父親會說過那一天去買咧。

(夫人)還沒有定你別性急再隔幾天包管你有一座大大的風琴放在你的書室裏邊你好預備拉拉沙沙。

西沙西沙的唱起來了我是很喜歡聽那種聲音的。

(麗娟)我前天自己編過好幾隻新曲兒還沒有唱過等父親買了風琴回來我就來唱給母親聽母親可好。

麼。

麗娟語時上下其纖纖之指作按琴之姿勢足上小革履復蹈以和之憨態可掬。

秋兒捧一盤入置案上請夫人與麗娟食晚點。

麗娟仍手舞足蹈不已秋兒不知其故掩口作葫蘆笑夫人呼麗娟。

(夫人)癡兒風琴還沒有去買曲兒先唱起來了快先吃這現到嘴的晚點罷。

(麗娟)我吃不下。

(夫人)你兩天沒有吃東西現在胸膈裏既沒有甚麼不舒服喫些兒也不要緊的。

(秋兒)小姐喫不下可少喫些時候尙早夜膳還差得遠咧。

麗娟始暫止其手足之舞蹈與夫人同食晚點秋兒以盤承杯茗二分置夫人與麗娟前。

數分鐘二人食畢秋兒撤盤去夫人與麗娟啜茗作閒談。

(麗娟)父親爲甚麼還不回來呢。

(夫人)不知道。

(麗娟)不要是買風琴去了麼。

(夫人)癡兒你這樣性急也算是世間罕有的不過說了一句話兒你就橫也風琴豎也風琴起來……

語未畢麗娟卽搖手間之

(麗娟)母親不對不對風琴是只好橫擺的豎擺是不行的

夫人嗤的一笑麗娟猶未噙其意

(麗娟)母親彷彿像中國古時代的絃琴只好橫彈的豎擺了便不能彈那個風琴和絃琴是一般的母親如不信等父親買回來看罷

麗娟語罷又以手作橫豎之姿勢說明風琴止能橫擺之理由夫人無語惟向麗娟笑麗娟忽低眉若有所思忽又起立狀殊忽促向夫人語

(麗娟)母親母親我想起來了父親前回給我的音樂書上面繪着風琴的圖樣式樣又靈巧繪法又精細我到樓上去取下來給母親看母親就知道風琴不能豎擺了我去去就來

語畢欲行夫人止之

(夫人)癡兒不要去了風琴的式樣我眼裏也不知道見了幾百座難道我擺法都不知道要你來教我
麗娟嗒然若喪止步目耽耽注視夫人之面夫人復問

(夫人)你喫了晚點下去胸膈裏舒服麼

(麗娟)舒服的

(夫人)我同你到院子裏逛逛去罷。喫了東西下去。須要散步散步。使他容易消化。這也是衛生之道。很有益處的。

夫人徐徐起立。攜麗娟手。緩步去。

(幕閉)

第二幕……春風面

臺上飾一美麗之妝樓。面南有窗。垂以潔白之帷。啓窗下望。可見東鄰陸氏之公園。

臨窗設一書案。案上置筆硯墨水。瓶書籍數冊。古玩數具。及最新式之計時鐘。一叫人鈴。一茶杯。二三

東壁設一書架。架上琳琅滿軸。牙籤盈卷。多科學書。小說書。及詩詞古文集。

西壁有梳妝臺鏡奩。齊備旁置一面盆架。架上有手巾牙刷肥皂香水等物。配置適宜。應有盡有。

妝樓之正面設一銅床。床之前設一美人椅。鋪以淡紅之錦墊。門在其後面。

幕開時。床上錦帳沈沈。下垂室中。殊寂靜。案上計時鐘正叮噹報十。下女郎麗娟側身倚美人椅上。御杏

羅衫藕色之長裙。委於地上。體態描條姿容。豔麗頻舉。其纖纖之玉指。自掠其鬢髮。正春睡初起時也。

麗娟之目光。線忽注視東壁所懸之鉛筆小像。默然無語。若有所思。像為一半身之絕色美人。作拈花微

笑。狀上有橫書之題字。彷彿為「麗娟小影」四字。字體殊娟秀。

數分鐘。麗娟忽欠伸。緩步至案旁。按鈴。

秋兒入呼曰『小姐』麗娟漫應之。

(秋兒)小姐爲甚麼這樣早起呢。

(麗娟)我也不知道爲甚麼睡不着夫人起來沒有。

(秋兒)夫人還沒有起來小姐真好算得是『惜花春起早』了。

麗娟微笑復欠伸。

(秋兒)小姐你身子覺得舒服麼。

(麗娟)身上還好秋兒替我理妝罷。

(秋兒)曉得。

麗娟坐梳妝臺前對鏡秋兒立麗娟背後爲麗娟理曉妝。

(麗娟)昨天那個髻不好看今天換一個式樣罷。

(秋兒)小姐你喜歡那一種驚鴻髻好麼。

(麗娟)不好。

(秋兒)墮馬髻好麼。

(麗娟)不好這種太舊須要新式些才好。

秋兒低首沈思含笑向麗娟

（秋兒）今天我替小姐梳個百合髻那個名詞倒很吉利的小姐可好麼

麗娟斜視秋兒微笑

（麗娟）更不好了更不好了

（秋兒）小姐你倒底喜歡東洋式還是喜歡西洋式你前天去拍照的時候梳着那個東洋新流行的學生髻好幾天沒有梳了今天替小姐照樣梳一個好不好麼

秋兒言時以手指壁上之鉛筆小像

（麗娟）就照這樣梳一個罷

秋兒爲麗娟理髮作東洋新流行之學生髻手法純熟進行殊速俄妝罷低聲問「小姐好麼……」

麗娟向鏡中注視其髻復轉身背鏡坐別取一可握之小橢圓鏡返照其髻之後面頻舉纖纖玉指自理其髮之不整處使不亂良久乃已令秋兒取臉水秋兒轉身出麗娟起立欲行復回顧其鏡中之玉影者再始徐步至窗前卷窗上之帷啓窗憑檻低首望東鄰陸氏之公園

園中有樓臺有亭樹有花木有池沼有假山石有薔薇花架迴廊屈曲花徑縱橫時碧桃花正盛開清風徐來芬芳撲鼻麗娟佇望良久頻以手支頤狀殊無聊

俄有美少年奚劍花者英姿勃發丰采照人分花拂柳從園中假山石畔緩緩行來至碧桃花樹下忽停步仰望探懷出雪茄燃而吸之意頗自得

此時麗娟頻轉其美麗之秋波盈盈注視劍花身憑檻之玉腕不自覺其向外傾窗被撼作微響此麗娟目中之美少年劍花覺樓上有人昂首窺作驚異狀注視麗娟此時四目成兩直線互打一無線之電

麗娟露嬌羞態伴他顧尋復向劍花劍花呆立若木鷄癡望不去風忽動樹上碧桃花作片片飛落劍花之冠及衣襟上手中之雪茄亦墮於地上劍花不之覺呆立癡望如故麗娟微笑之劍花似有所覺伸手去其衣上之落花又俯拾其地上之雪茄舉首向麗娟微笑此時二人又互打一無線之電

秋兒捧盥具入麗娟急閉窗返身至妝臺前秋兒取盥具並取香水肥皂牙刷等物置麗娟前麗娟盥漱已秋兒趨前取盥具至窗前推窗傾臉水見劍花此時劍花猶呆立癡望如故

(秋兒) 誰家少年郎這般早起就目灼灼的偷覷人家閨闈

麗娟佯作不知急問

(麗娟) 在那裏

秋兒指劍花立處

(秋兒) 在那邊公園裏碧桃花樹的底下

麗娟又問。

(麗娟)是那個。

秋兒掩口笑。

(秋兒)那個啊。婢子却不知道。

麗娟亦向秋兒微笑。且笑且行至秋兒背後。立望劍花。此時劍花仍呆立癡望。如故三人又各打一無線之電。

(麗娟)我道是那個原來就是……

麗娟自覺失言急掩口。

(秋兒)小姐就是那個。

麗娟急轉身。香頰上作粉紅色狀。殊羞赧。

(秋兒)小姐倒底就是……

秋兒言未已。麗娟佯斂容斜視秋兒語。

(麗娟)快關窗罷。多問甚麼怪膩煩的。

秋兒向麗娟微笑。掩窗下帷。隱隱見劍花猶呆立癡望。尋慢步去。猶頻頻回顧。

秋兒將盥具置面盆架上並將香水肥皂牙刷等物復置其原處麗娟呆坐美人椅上時俯首作沈思狀秋兒至床前爲麗娟理衾枕事畢復出

麗娟之目光線忽注視壁上拈花微笑之半身美人作癡想脈脈無語樓中殊靜寂

俄吟聲作聲極低隱隱聞（隔花人遠天涯近）七字出自麗娟之香口

吟聲歇樓中又寂然

（幕閉）

第二幕……寄書郵

場上作一陸氏之公園樓閣環抱花木繁生有薔薇架有牡丹塢有葡萄棚處處置有遊樂椅預備遊客之休憩時方春暮落紅片片點綴青草地上如新刺之錦繡美觀也

園之西北隅萬錄叢中隱隱露小樓一角是卽美女郎麗娟凝妝之所

園東有假山石下闢一小池池旁植碧桃間以垂楊池中蓄有金魚數百尾時遊泳於水面爭逐落花而戲得天然之美趣從假山石畔遙望麗娟之妝樓可見其正面斜陽影裏有衣服麗都神采風流之美少年獨坐碧桃花樹旁游樂椅上頻舉首遙望麗娟之妝樓狀至無聊

少年忽起立背叉其手行近池邊立俯視水面游泳之金魚作遐想頻舉目四矚若有所俟者俄見一垂髫女郎珊瑚沿花徑來少年急趨前含笑呼「秋兒」秋兒亦向少年微笑呼之爲「劍花先生」

(劍花)秋兒你。今。天。爲。甚。麼。來。得。這。樣。遲。等。得。我。好。苦。啊。

(秋兒)四。點。鐘。還。沒。有。到。你。自。己。來。得。太。早。自。然。覺。得。我。來。得。遲。了。

秋兒探懷出一密函授劍花。

(秋兒)劍花先生又是詩債來了。

劍花急接閱之色然喜含笑向秋兒。

(劍花)秋兒這一封並不是詩是很有趣味的一封情書。

(秋兒)甚麼叫做情書。

劍花以密函示秋兒。

(劍花)秋兒你看這不是情書還是甚麼呢。

(秋兒)我是不識字的。

(劍花)那個情字的解釋是極容易明白的就是不識字的人也好懂得秋兒你現在雖不甚了了到後來自然會明白也。用不着我來教你的秋兒要我來教你麼。

秋兒香頰微紅赧然無語劍花折碧桃花兩枝以一枝授秋兒。

(劍花)那一枝花是我送給你小姐插瓶的煩你帶回去。

以一枝爲秋兒插紐扣上。

(劍花)那一枝花是我贈給你做個紀念的。

秋兒嫣然笑向劍花。

(秋兒)劍花先生謝你的厚意。

(劍花)這好算是一種春風人情也好算是情字的別解秋兒你曉得麼。

秋兒斜視劍花微笑狀殊羞赧。

劍花又展開其手中之密函反覆不倦。

(秋兒)劍花先生那封信小姐說要覆信的我明天再到這邊來看你千萬不可失約。

(劍花)自然不會失約的。

秋兒作欲行狀。

(秋兒)劍花先生失陪了。

秋兒轉身去行三四步劍花復呼之秋兒回顧問。

(秋兒)還有甚麼話兒快說罷。

劍花不答秋兒復逼之劍花含笑語。

(劍花) 秋兒你去罷。沒有甚麼話。

秋兒向劍花微笑，匆匆去。劍花目送之。

秋兒去遠，劍花向游樂椅上挨身坐下，反覆展閱其手中之密函，頻舉首遙望麗娟之妝樓。

忽有一少年自薔薇架邊彳亍而來，劍花瞥見之急，將密函插入衣袋中，起立趨前，與少年握手，狀至親熱。蓋少年爲劍花之同學余海秋，二人坐遊樂椅上作閒談。

(海秋) 兩禮拜沒有到此地，已弄得落花滿地，綠樹成陰。一場春夢，又醒過來了。

(劍花) 人生原是白駒過隙，由現在的時代追想到過去時代的陳迹，無論何時，無論何事，無論何地，那一樣不是一場春夢呢？

(海秋) 青春易老，這句話說得不差啊。吾輩青年正好及時努力，若然蹉跎歲月，辜負光陰，到老大傷悲，也不中了。

(劍花) 青年時代的光陰，原是最有價值，最宜愛惜，却又最易蹉跎，最易辜負。我想我生了十八歲，天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做個酒囊飯袋，學問上還毫無門徑，那事業上更夢想不到，不要去說了。清夜捫心，怎得不慚愧呢？

(海秋) 你也太謙了。我們同學少年中，像你這樣有學問、有志氣的人，那裏去尋出第二個來。前天維摩先生

不。是。還。向。着。我。們。一。班。同。學。說。要。把。你。當。做。模。範。麼。

(劍花)海秋。你。又。要。取。笑。了。

劍花。語。時。向。衣。袋。中。取。雪。茄。二。枝。出。誤。遺。密。函。於。地。上。

劍花。以。雪。茄。一。枝。授。海。秋。一。枝。自。吸。

海。秋。見。地。上。遺。失。之。密。函。俯。身。欲。拾。之。為。劍。花。所。覺。急。爭。拾。而。納。諸。衣。袋。中。面。上。露。倉。皇。之。色。海。秋。疑。之。

(海秋)這封是甚麼信。

(劍花)不。是。是。秘。密。信。你。試。猜。猜。看。

語。殊。急。遽。海。秋。大。疑。之。低。首。若。有。所。思。自。言。自。語。

(海秋)奇。怪。奇。怪。你。有。甚。麼。秘。密。呢。

忽。領。首。若。有。所。悟。向。劍。花。微。笑。語。

(海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劍花)書。信。原。是。秘。密。的。物。件。我。說。是。秘。密。信。不。過。照。例。說。罷。了。你。知。道。甚。麼。呢。

(海秋)你。不。說。秘。密。我。也。想。不。到。你。的。秘。密。上。去。你。既。說。是。秘。密。我。便。從。秘。密。二。字。上。去。研。究。你。的。秘。密。劍。花。

劍。花。你。這。封。秘。密。信。我。猜。着。了。

語時自擊其掌

(劍花)海秋你不要胡說我有什麼秘密你從那裏去猜咧。

(海秋)俗語說得好若要破除非不做索性對你說了罷你的秘密我從前月裏就知道的無論你怎樣秘密瞞得下別人却瞞不過我我是偵探秘密的慣家福爾摩斯第二。

海秋又連擊其掌洋洋有得意色繼復擊節於椅上口中低吟道

「鬢髮蓬鬆慵未整春情蕩漾夢初醒記得碧桃花下立玉亭亭」麗娟：麗娟：春情蕩漾了

劍花大驚失色赧顏無語海秋又擊掌狂笑。

(海秋)哈哈哈哈玉亭亭玉亭亭那張詩箋甚會夾在你的書裏你還要瞞我現在却又何說只好默認了時有遊人三四向假山石畔行劍花低聲語海秋

(劍花)海秋你別大聲大話兒那李芬的性質非常頑固你也知道的倘被他知道了可不是頑快留意些。

(海秋)要我留意是容易的請你把玉亭亭的歷史從頭至尾講給我聽我使不大聲大話了。

(劍花)那不過是他送我的一首小詞那時候我正在忙迫看過了就夾在一本書裏誰知道竟被你偷覷了。

去好在你是我至好的朋友還不要緊自然能替我守秘密的……

(海秋)哈哈正文還沒有講出反要和我訂起條約來劍花請你放心罷我余海秋決不替你宣布就是了。

(劍花)如此……就感激不盡了。

(海秋)這也是我應盡的義務劍花請你把玉亭亭的歷史開講罷別再吞吞吐吐令人難堪。

(劍花)那一天適逢禮拜日起來之後到那裏來散步就立在這碧桃花樹的底下無意中看見他……

(海秋)他是甚麼人呢。

(劍花)自然就是那個……海秋你再要取笑我便不講了。

(海秋)你不講我替你講罷：看見他『鬢髮蓬鬆慵未整春情蕩漾夢初醒』是不是呢。

(劍花)海秋你甚麼一味兒取笑我我當真不講了。

(海秋)對不起對不起以後不敢了請你快講下去罷。

(劍花)他那時憑窗玉立目光正注在我身上我那時便眼花撩亂魂靈兒好似受了一大打擊……

(海秋)這就是玉亭亭的歷史了後來怎樣呢。

(劍花)後來也沒有甚麼不過有時候到這邊來隔着牆兒眉來眼去打個無線電報罷了。

(海秋)劍花你又是撒謊了難道這書裏頭的詩箋和你夾袋裏頭的祕密信也是用那無線電報去打來打

去的麼。

(劍花)不是不是他有一個貼身的侍婢叫做秋兒……海秋對不起犯着尊諱了。

(海秋)不要緊不要緊恐怕我余海秋沒有秋兒的幸福天天貼着你意中人的身子軟玉溫香抱滿懷好有趣呢劍花對不起又取笑你了

劍花斜視海秋微笑續前語

(劍花)那秋兒很是聰明伶俐前天樓窗上邊也看見過他的後來吟箋兒酬和密函兒往來都是用他來做個秘密交通機關海秋這是很秘密的請你千萬要留意

(海秋)那個自然你也不必嘖嘖但是那件事據我看來總是有些危險那李芬是這裏最著名的頑固黨看待自己的女兒表面上雖愛若掌珠實際上不許他絲毫自由不許他出閨門一步和男人交際好似防閑罪犯一般那件事若被他知道了不知道要鬧出甚麼笑話啊

(劍花)這一層我也料得但是現在却顧不得了吾想男女間的交際原是神聖的自由吾輩自問既受了些文明智識正宜掃除社會上的惡習慣萬不能再去嚴分男女的界限只要自問良心無愧就有甚麼危險也只好由他了

(海秋)男女的交際本來光明磊落並非不正當的行爲世界上文明的國家程度越高那男女的交際也越進步越自由越文明越正當說不到秘密不秘密現就我們國民的程度論起來還差得遠咧那李芬又是非常頑固的人從來不識自由爲何物我勸你總要留意一些劍花你要我千萬留意我也要你自己千萬

留意。雖然是原禮奉璧。也算是我的忠告。

(劍花)你的忠告我決不敢忘記。

(海秋)時候已晚了。我還要到親戚家去。明天再和你細談罷。

語畢起立欲行。劍花亦起立。

(劍花)我也要回去了。吾們一氣兒走罷。

二人並肩攜手忽忽去。

(幕閉)

第四幕……求婚書

場上作一麗娟之妝樓。面南有窗。後面有門。臨窗設一書案。東壁設一書架。西壁設一梳妝臺。梳妝臺上置大鏡一面。樓之正面設銅牀一具。牀前有美人椅。對面壁上懸有鉛筆畫之『麗娟小影』。一切陳設一一與『第二幕』同其位置。惟書案上添置最新式之玻璃花插一供。以碧桃花一枝。香韻清幽。嬌豔欲滴。令人愛玩不置。

幕開時。美女郎麗娟。獨坐書案旁。以手支頤。頻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碧桃花。作遐想。胸中似有無限難言之隱事。數分鐘。麗娟徐起立。自握其手。在樓中緩步作迴旋。足上小革履。格格作響。與案上時鐘之搖擺聲。如相問答。又數分鐘。麗娟忽停步。對鏡立注視鏡中之麗娟。微笑。此鏡中之麗娟亦對麗娟微笑。相

對。媽。然。其。狀。至。不。可。思。議。俄。麗。娟。又。轉。身。背。鏡。立。注。視。壁。上。拈。花。微。笑。之。半。身。美。人。作。癡。想。自。言。自。語。

（麗娟）麗娟！麗娟！你的眉樣兒淡淡如春山，你的眼波兒皎皎如秋水，你有才，你有貌，你的自由幸福，却如鏡裏的花水中的月。

語至此聲稍止，尋後繼續自語。

（麗娟）麗娟！麗娟！你貌如花如豔，你命却輕如絮，你才清似水，你恨却重似山……你藏着半身兒在這團圓的鏡裏，天天盈盈的對着我頑笑，我知你面上的笑容，總敵不過你心裏的恨……唉！麗娟！麗娟！你是可憐蟲！可憐蟲！是你……

語未畢，秋兒忽入。

（秋兒）小姐，小姐，你同那個講話兒，快看信罷。

探懷出劍花之密函，呈麗娟，啟緘，展閱畢，就案坐置函案頭，低首無語。

忽又取函，反覆展閱之，復細視函面之字，摺疊如原狀，藏諸裏衣夾袋中，狀殊鄭重。秋兒不耐，低聲問：（秋兒）小姐，這封書上寫的是甚麼事。

麗娟無語。

（秋兒）小姐，他說是要覆信的。

麗娟無語。秋兒行近書案旁，立爲麗娟展花箋，拂硯池磨墨，吮毫注視麗娟。

(秋兒)小姐快覆罷！他現在還呆呆的立在那邊，等小姐的覆信啊！快覆罷。

麗娟仍無語。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若有所思。秋兒又爲之醮墨於毫端。麗娟握管欲書，倏又擱筆，回眸向秋兒。

(麗娟)！唉，這叫做左右爲難：秋兒！教我怎樣落筆呢？

(秋兒)這也不是破題兒。第一遭前幾天，他有了詩送來，小姐便有和作送過去，他有了信寄來，小姐又便有覆信送過去，婢子替小姐做個寄書郵資，格是很老的了，程度是很高的了。這回子又爲甚麼要左右爲難？咧，小姐快覆罷，婢子真個是左右做人難了。

麗娟又無語。惟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作遐想。

(秋兒)小姐，他這封書上究竟寫的什麼事？小姐便這樣爲難呢。

麗娟復無語。注視花插中之碧桃花，遐想如故。

(秋兒)小姐，如一定不覆的也好，說一句我去回絕他就是了。

麗娟仍無語。秋水盈盈，注視碧桃花，遐想如故。秋兒又握管醮墨於毫端，置麗娟前，面上露焦急之色。

(秋兒)小姐快覆罷，別爲難他了。他呆呆的立在那邊，再緩一刻兒，恐怕他眼兒要穿了，頸兒要僵了，腳跟

兒要腫腫了小姐你心腸是很慈善的這回子爲甚麼要忍心呢小姐請你恕了他罷

麗娟斜看秋兒嫣然一笑欲言又止半晌恰方言聲極低但聞「……他……求婚書……羞……秋兒

……」數字模糊不可辨

秋兒作驚異狀尋含笑問

(秋兒)求婚麼

(麗娟)是的

(秋兒)覆信呢

(麗娟)那是很難落筆的：唉！左右爲難

低首作沈思秋兒目眈眈注視麗娟之面二人暫無語

門帘動處麗娟之母李芬夫人入麗娟急起立趨前請晚安口呼母親

(夫人)愛兒你冷清清的住在這裏爲甚麼不到下邊去逛逛呢

(麗娟)倒也不覺得寂寞想是仕慣了

麗娟讓夫人坐夫人至書案旁見案上有花箋有硯硯上墨汁未乾向麗娟語

(夫人)愛兒你身子纔覺得好些便要去拈弄筆墨腦經兒恐要受傷的還是靜養靜養的好

(麗娟) 筆墨是孩兒生平的愛友，好似和他一刻兒也分離不來。離了他，就覺得沒有消遣。母親父親前天說要去買風琴，爲甚麼還不去買呢？

(夫人) 你不要性急，橫豎總要去買的。

秋兒以杯茗奉夫人，忽忽出門去。室中惟夫人與麗娟作閒談。

第五幕……慘別離

場上作一麗娟之書室，門在其側，垂有門帷。東壁置書桌，西壁置風琴。一切陳設靜雅宜人。前後有窗，光線非常充足。庭前有花草數種，芬香撲鼻。

幕開時，麗娟倚立窗前，視庭前之花草。時以手支其香頤，翠黛低沈，露一種憔悴可憐之色。一望而知爲別有懷抱之傷心人。門帘動處，侍婢秋兒傳夫人命，忽忽入。

(秋兒) 小姐老爺和夫人今天要到宮前去辭行。夫人叫婢子來問小姐去不去。

麗娟微歎。

(麗娟) 唉！秋兒！我還有甚麼心緒你去回覆夫人。說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不去了。

秋兒領首自去。麗娟兀坐圈椅上，低首作沈思。忽又起立，在室中往來蹀躞，心緒殊不寧，忽領首自語。

(麗娟) 決定！決定！

接鈴呼秋兒。秋兒入問。

(秋兒)小姐要甚麼。

(麗娟)老爺和夫人去了沒有。

(秋兒)去了。

麗娟欲言又止者再。

(麗娟)你到劍花先生那邊去請他。即刻就來說我有要事和他商量。秋兒！速去！

秋兒且應且行。欣然出麗娟。又繞室行。頻舉首望窗外。

秋兒。率帷入。手持奚。劍花之名刺呈麗娟。麗娟視名刺。微頷其首。

門帘又動。美少年奚劍花。翩然入。

劍花向麗娟行敬禮。狀甚謙恭。麗娟亦答之。如禮。此時兩人互視。目光交相射。愛慕之神。情自然流露。於面部。其狀至難描摹。麗娟讓劍花坐。劍花略推辭。就桌旁椅上坐。麗娟亦就桌旁對面椅上坐。盈盈坐下。秋兒去。劍花雙目炯炯。注視麗娟。麗娟低垂粉頸。以手弄其衣褶。狀殊羞赧。未脫小兒女見人靚面之習慣。

(劍花)幸蒙見招。不知姑娘有甚麼事見教。

麗娟漸昂首。舉其美麗之秋波。注視劍花。然盈盈中似含有怨意。

(麗娟) 今天屈駕下顧得毋見怪但是個中實有萬不得已的苦心劍花君幸恕我冒昧

(劍花) 半載相思一朝相見真是無上的榮幸

(麗娟) 是無上的榮幸可惜明天便要分手了

劍花驚問

(劍花) 姑娘你說甚麼話甚麼明天便要分手

(麗娟) 正是明天便要和你分手了所以特地請你過來和你永訣劍花君從此一別恐怕要和你長別的了

劍花大驚異急問

(劍花) 我和姑娘雖是神交也算是個心知這回親接言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爲甚麼明天便要分手便要長別呢姑娘我看不懂你的話求你明白說罷別再半吞半吐一味兒說這傷心話真個要悶煞沒頭鵝了

麗娟面上現鬱勃之色

(麗娟) 劍花君你知道我明天要遠行麼

(劍花) 遠行麼

(麗娟) 正是要遠行

(劍花) 到那裏去

(麗娟)進京去。

(劍花)姑娘爲甚麼要進京去。

(麗娟)這是很出人意表的好似和天空中的霹靂一般我的父親在前天晚上忽然接到了緊急的京電說是新得了甚麼外部之職明天朝上八點鐘便要起程進京……

麗娟語未畢劍花急接入。

(劍花)你父親要進京去不是一個人走麼。

(麗娟)吾父親算得是親愛我的他得了京電之後爲了我一個人大費躊躇現已決計移家北上我得了這個消息又是悲哽又是恐怖好似和那犯罪的囚人將要發往軍臺去一般劍花君從此一別鄉關遠隔魚雁難通水複山重天涯地角恐怕要和你永永分別了。

麗娟聲甚悲戚劍花色變微歎。

(劍花)唉！天下多不如意事姑娘我和你竟逃不出這個公例。

(麗娟)理想和事實往往成一反比例這也是理想上所萬萬料不到的劍花君現在也沒法的了我去之後請你千萬別念我。

(劍花)唉姑娘我那裏捨得下你我自從那一天和你邂逅相遇幸蒙姑娘錯愛後來吟箋兒酬唱密函兒往

返雖未嘗耳鬢厮磨也算是意氣相投兩心相印了姑娘！這不是天緣還是甚麼呢？唉！現在想起來我和你不如不相見了倒可以免却這番的慘別。

劍花語時目光炯炯彷彿含有淚痕麗娟柔腸百轉若懸線眼淚竟奪眶而出頻頻以巾自拭。

秋兒捧一盤翠帷入盤中承杯茶二分置劍花麗娟二人前復去劍花與麗娟淚眼相看狀至淒切。

（劍花）姑娘你知道我心碎麼？

（麗娟）劍花你是我第一個知心人請你以後別再叫我姑娘叫我麗娟我就是你第一個知心人知我的人只有一個你知道你的人只有一個我我的心便是你的心你的心便是我的心我的心我那一裏會不知道呢？劍花你知道我的心麼？

（劍花）麗娟！我知心的麗娟！你是很愛我的！你是很戀愛我的。

麗娟舉其淚眼注視劍花之面問。

（麗娟）劍花！我戀愛你麼我戀愛你不是好算得正當的戀愛麼？

（劍花）是正當的戀愛是極正當的戀愛麗娟你未嫁我未婚你的戀愛我我的戀愛你委實是極正當的自由戀愛我和你詩箋兒酬和我和你密函兒往返你自由戀愛我自由戀愛你高尚純潔光明磊落和那世界上一般癡男怨女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專講肉慾主義的戀愛原是不來的可惜明天便要分手了。

唉！麗娟！你忍心丟下我去麼。

麗娟倚椅背含淚視劍花嗚咽語。

（麗娟）劍花！劍花！我那裏丟得下你……

語至此淚下如貫珠然劍花起立行近麗娟旁立出羅巾爲之拭淚。

（劍花）麗娟保重玉體要緊你這樣的傷心你去了我怎好放心。

（麗娟）劍花教我那得不傷心呢我此去生死尚不可知你也不必念我劍花從此以後請你別再戀愛我。

（劍花）唉麗娟我爲甚麼要不戀愛你你去之後這美麗的書室裏頭雖然沒有我薄福人笑劍花的足音我的魂兒夢兒却時時刻刻繞着你的身子戀愛着你永遠也不會分散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麗娟麗娟我爲甚麼要不戀愛你呢。

（麗娟）劍花你實在是愛我的實在是戀愛我的我們的軀殼不能自由我們的靈魂却是自由的所以我們的戀愛表面上雖然算不得自由實際上却是非常自由的不得自由的軀殼就有死亡的日子非常自由的靈魂却是永遠不會死亡的劍花劍花這句話說得不差麼。

（劍花）不差不差吾們的靈魂一天不死吾們的愛情就一天不滅吾們所崇拜的自由也便一天不死萬一上帝垂憐愛神有靈我再見你的面你再見我的面我們不自由的軀殼也會自由起來並着肩兒攜着手。

兒快活活堂堂正正達到美滿的目的那時候人家爭說道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新郎奚劍花新娘李麗娟行正式的自由結婚禮：麗娟！麗娟！這種樂趣真是無上的樂趣：

（麗娟）謝上帝垂憐！謝愛神的靈！謝我們永遠不死的自由的靈魂！

（劍花）萬一老天不從人願起來我不能再見你的面你不能再見我的面我們的軀壳雖然不能自由吾們的靈魂仍是非常自由所以你也不必傷心不必想我只要記得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有一個未成婚的少年郎爲戀愛着一未成婚的女子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這就是我薄福人奚劍花的結果了：麗娟：麗娟：那時候勸你千萬別傷心我死也是瞑目的了

劍花語時其聲苦楚如巫峽哀猿麗娟泣不可仰淚點落劍花之袖劍花頻頻以羅巾爲麗娟拭淚麗娟嗚咽語

（麗娟）劍花你爲甚麼要說這種傷心語我聽了越發要心碎了劍花！你知道我心痛麼劍花！你知道我腸斷麼

（劍花）麗娟！麗娟！愛我的麗娟！你的心我那裏會不知道你現在傷心到這般地步在理我不當再說這傷心的話來傷你的心但是我現在却心不由主了：唉！麗娟！求你恕我求你恕我

此時劍花與麗娟淚眼相視四目成兩直線劍花以手撫麗娟之肩頭接吻於麗娟美麗之髮際口中頻

呼『吾愛的麗娟！』麗娟亦破涕爲笑，伸兩手緊握劍花手，劍花俯首接吻於麗娟之手上。壁上計時鐘忽叮當報七下，麗娟色變。

（麗娟）七點鐘了，吾父親想要回來了，劍花！劍花！吾心愛的劍花！吾便要和你分手了。

（劍花）麗娟！你忍心丟下我去麼？麗娟！你忍心要和我分手麼？

（麗娟）吾便要和你分手了，吾的靈魂兒是永遠戀着你不去的。

（劍花）唉！到如今我方才知道這這慘別離的滋味，實在是苦的……唉！可憐！可憐！

（麗娟）劍花！你放心！分得開的是形式，分不開的是精神；精神不死，自由不死；吾是你形式上的密友，精神上的……

語至此，淚頰上泛紅色嬌滴滴如含雨之桃花，赧然無語，自椅上盈盈起立，劍花伸兩手抱麗娟之纖腰，俯首接近麗娟之香腮，麗娟亦漸回首向劍花，此時劍花之唇正與麗娟櫻唇合行一正式接唇禮，其狀至悲愛，麗娟探懷出玉照一授劍花，劍花視玉照與之接吻，吻已始，鄭重藏諸懷中，復以己之玉照還贈麗娟，麗娟亦與劍花之玉照接吻，低聲呼『吾愛之劍花！』劍花向麗娟微笑。

此後劍花與麗娟復互抱吻與吻，又相接以表示其無量之悲愛。

（幕閉）

第六幕……血淚語

場上作一少年奚劍花之臥室。陳設極整潔。室右有門。室左有窗。中間置臥榻。榻前有几。椅几上有藥瓶。杯壺等物。幕開時。劍花側臥榻上。顏色滲淡。精神疲憊。似久病者。然旁有一少年。年約十五六。在室中往來。蹀躞。面有憂色。爲劍花之同母弟嘯岩。

少頃嘯岩旁榻坐。低聲問劍花。

(嘯岩) 劍哥。你身子舒服麼。

劍花搖首。

(劍花) 很不舒服。

(嘯岩) 喝了藥下去。覺得好些麼。

(劍花) 也不覺得甚麼。嘯弟。你知道我的病原麼。

(嘯岩) 我那裏會不知道。

劍花微歎。

(劍花) 心病。須要心藥。醫那樹皮草根。終是不中用的。嘯弟。我的病。恐怕不會好了。

(嘯岩) 你別說這種喪氣的話。疾病原是人生常有的事。不算甚麼。希罕。劍哥。我勸你別胡思亂想。早晚自然會好的。

(劍花) 嘯弟你是我最親愛的兄弟。你勸我別胡思亂想。我也知道是藥石之言。但是現在却做不到。你苦口諄諄。我聽者藐藐。嘯弟。我很對不住。

(嘯岩) 劍哥。你身子要緊。你的見解素來是很曠達的。你的胸襟素來是很開拓的。爲甚麼這回子却迷信到這樣地步呢。

(劍花) 我自己也不知爲甚麼緣故。

(嘯岩)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古往今來爲着那個情字。上不知道消磨了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那時候你憐我愛。海誓山盟。天上比翼鳥人。間連理枝。說不盡風流旖旎。愛纏綿。這種豔福。那個不要羨慕。到頭來惡果種成。噬臍無及。只博得個情愁萬種。眼淚千行。何苦何苦。劍哥。我不是有意說這煞風景話。來瀆你的清聽。你的智識總比我高一層。你的眼光總比我大一點。請你仔細想一想。這句話不差麼。

劍花沈思。

(劍花) 嘯弟。你的話句句是金石之言。我從小兒受了家庭的教育。到年紀長大。又受了師長的教育。鎮日裏頭只喜歡研究科學。那腦經裏是很清靜的品行。也是端方的志氣。也是高尚的那些男女間的私情。一些影兒也是沒有的。我想我笑劍花是個磊磊落落的好男兒。大丈夫將來正要轟轟烈烈去做一番有價值的事業。方才對得住國家。對得住祖宗。對得住父師。教我育我的大恩。決不願去偷香竊玉。學那游蜂浪蝶。

到花間去生活。被人家都說我是色中的餓鬼。不料自從那一天看見了他。便不知不覺的腦經也會麻木起來了。眼花也會撩亂起來了。那一點情根被他千嬌百媚的眼波兒灌溉了一回。便忽而萌芽忽而發葉。漸漸要開起花結起果來了。有時候也會強自遏制。不料他總是生機勃發。根深蒂固。雖有快刀利剪也割他不開。斬他不斷。舉酒銷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嘯弟嘯弟。這不是五百年前結下的風流孽冤。還是甚麼呢。

語罷長歎。

（嘯岩）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是吾輩用情。總要向有用的地方用去。纔算值得。前天父親託人進京。到李家去求婚。他們現已決辭拒絕。這件事看來已沒有希望了。劍哥你爲甚麼再去浪用愛情呢。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劍哥。這件事我勸你丟了罷。

劍花無語。惟以首面壁低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

劍花以『除却巫山』一句吟之。再三嘯岩知其癡意。未絕復懇切勸之。

（嘯岩）劍哥我看現在的女子。多帶三分僞氣。那秦樓楚館中人。自然是朝秦暮楚。不必去說了。就是那香閨弱女。茂苑嬌娃。雖然算是愛力界中的一員。戰將大多數是情意有餘。氣魄不足。說到愛情兩字。本來毫無經驗。自然漫無把握。那裏有堅金礪石的決心。毅力。咧柳梢待月。花裏送郎。看當做舊習慣。一般不要說居。

處無郎人盡可夫的姑娘是很不可恃的就是那鷓鴣愛的情眷屬有時候風雨無情起來我要離婚你要改嫁天長地久海誓山盟變做了怨重仇深恩斷義絕心頭肉看做眼中釘一樣牀頭人看同陌路人一般這種事實世界上很多着啊我並不敢把普天下的女子一筆抹到實在從古以來茫茫情海中能尋得出幾個多才多情的林顰卿呢劍哥你和你的意中人不過是邂逅相遇究竟也沒有甚麼深情密意你現在這裏想他恐怕你意中人未必和你一樣的癡……

嘯岩語未畢劍花卽問以他語。

(劍花)他是愛我的他是變愛我的他爲甚麼不想我咧他模樣兒溫柔體質兒軟弱工愁善病真似捧心的西子那裏禁得起許多愁羅恨綺：唉！老天！你忍心教他過這淚眼光陰恐怕現在已香消玉碎人比黃花更瘦了。

劍花暗淚嘯岩目炯炯注視劍花面默然無語。

俄嘯岩忽起立交叉其手攀於肩頭繞室行數匝復坐下俯半作沈思思有以慰藉劍花者。門帷微動劍花之幼妹素珠忽入手持一盤盤中承一藥盞趨近榻前以藥盞授嘯岩。

(素珠)嘯哥阿母叫我送來給劍哥喝的。

嘯岩接素珠手中藥盞復染指試其溫度。

(素珠)天氣冷阿母說叫劍哥便喝罷。

劍花倚枕坐起飲藥畢復睡下素珠取藥盞去嘯岩仍坐榻前伴劍花。

(嘯岩)劍哥你喝了藥下去覺得舒服麼。

(劍花)舒服的。

(嘯岩)父親和母親爲了你的病焦急的不得明天還要到李里(地名)去請醫生咧。

劍花微發喟聲向嘯岩。

(劍花)唉！嘯弟我也不是沒有智識的動物清夜捫心總覺有些對不住生我育我的父母所以有時候極力擺脫也想要跳出情關捐除孽障無如吾的心總敵不對愛神一轉瞬間彷彿那千嬌百媚淺笑輕顰的可喜娘便盈盈的立在我的眼前我便眼花撩亂魂靈兒真個要飛去半天那管他罡風勢惡孽雨陣狂就做了個自由戀愛的犧牲死也是甘心的：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嘯弟嘯弟這句話好似替我說的。

嘯岩無語向劍花微笑劍花注視嘯岩復語。

劍花)嘯弟你年紀比我小你的見解却勝過我十倍回頭苦海原是絕大聰明勒馬懸崖要具非常毅力你這般年紀在這情愛關頭倒能把持得定我却不及你慚愧慚愧……

語至此稍止。

(劍花)吾想吾家門衰祚薄。父母生我兄妹三人。愛逾珍璧。原要望吾輩將來做些有價值的事業。做個有名譽的人物。爲國爲家。盡心盡力。不要無聲無臭。泯泯與秋草同腐。這不是吾父吾母望期吾輩的心理麼？

語至此。又稍止。

(劍花)唉！嘯弟乃兄不肖。現已跌入情坑裏去。(以右臂示嘯岩)你看我憔悴形骸。瘦似麻木。恐不久便要和你永訣。到離恨天去。嘗那夜臺滋味了。嘯弟。吾想你上有生你育你的父母。下有如手如足的兄妹。那家庭的幸福。原是非常圓滿。我死之後。你雖然有一點缺恨。還不算十分寂寞。我期望你孝順雙親。我期望你友愛弱妹。我期望你別想念我。別痛惜我。別再蹈我的覆轍。永遠把我當做你的龜鑑。這是我對你的期望。此外我對着自己。也有一種最後的期望。咧。我想我生平正直所做的事。都對得過自己的良心。爲甚麼要顧了男女戀愛的私情。負了父母教養的大恩。這是我生平極大的罪惡。爲甚麼要甘心做自由戀愛的犧牲。捐棄我家庭美滿的幸福。這又是我生平極痛心的事。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現在已是沒法的了。我所以期望我的來生。期望我來生做了犬馬去報父母罔極之恩。贖我前生極大的罪惡。唉！嘯弟。這是我最後的期望。便算了。我臨死的懺悔罷。

劍花淚隨聲下。嘯岩亦爲之愴然而涕下。

(嘯岩)好端端的。爲甚麼要說這種傷心話。我聽了。也要心酸。劍哥你再靜養兩天。自然會好的。快別去胡思

亂想保重身子要緊。

劍花無語惟頻頻微歎嘯岩復勸之。

（嘯岩）劍哥你好算是世界上有獨無偶的多情人你的決心你的毅力吾狠佩服但是這件事目前雖然無望尚有挽回的地步只要望你的病慢慢兒好起來再去想個法子也不算遲好事多磨古今一例天下惟最好的情緣往往經過幾層波折歷盡許多障礙才能戰退情魔成了眷屬這種事歷史上很多着啊倘若稍有挫折當事者便爾心灰意懶計窮力竭好似捨了一死再沒有好處去心地未免太窄了唉劍哥你有決心你有毅力可惜你沒有百折不撓百折不回的進取思想冒險精神算不得愛力界中的倔強漢子不過是個多情的弱蟲罷了劍哥劍哥你無恙你意中人無恙俗諺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這是我最後的忠告請你三思。

劍花眼微合作沈思二人暫無語室中殊靜寂。

門窗又動素珠手持一函匆匆入趨近劍花之榻前呼劍花。

（素珠）劍哥快看信說是京裏送來的。

素珠以函授劍花劍花伸手接之驗其封面係一「四等之京電」函內皆未經譯出之電碼劍花以電碼授嘯岩令其代譯嘯岩乃就几旁坐下爲劍花代譯電碼素珠旁立而觀之劍花推被起倚枕坐榻上。

呼素珠

(劍花)素妹妹等嘯哥繙譯出來請你便讀給我聽

(素珠)知道了

嘯岩隨繙隨書素珠從旁讀之劍花側耳靜聽

(素珠)劍哥你聽我讀『發號：三：二：街：烈：紫：白：』劍哥甚麼叫做發號三二街烈紫白咧

(劍花)這是要倒讀的想就是發電人的住址了素妹妹下邊是甚麼字請你再讀我聽

素珠復讀

(素珠)『：兒：秋：來：連：危：病：』

劍花驚問

(劍花)這個電報是秋兒發的麼是那個病危要我速去呢奇怪奇怪素妹妹快讀下去

素珠復讀

(素珠)『：娘：』

劍花驚急問

(劍花)素妹妹娘字下是甚麼字

(素珠)娘字下是『姑』字倒讀就是姑娘兩個字。

(劍花)姑娘麼？姑娘病危麼？

(素珠)是的是的下邊是『：裂：：決：：事：：破：：密：：祕：：鑿：：花：：』

劍花大驚以手在榻上狂擊。

(劍花)那還了得！那還了得！素妹妹那花字下邊不是『劍』字麼。

(素珠)是的是的。

(劍花)那劍字下自然就是『奚』字奚字下自然就是我的地址了嘯弟不必繙下去了素妹妹請你再倒

讀一遍給我仔細聽一聽。

素珠乃倒讀之。

(素珠)『奚劍花鑿祕破事決裂姑娘病危速來秋兒自紫烈街二三號發』

素珠讀畢至劍花榻前劍花注視素珠之面默然無語素珠問之。

(素珠)劍哥你呆呆的想甚麼那電報倒底爲甚麼事甚麼叫做『密破事決裂』呢。

劍花不答惟目爛爛注視素珠作癡想俄領首自語。

(劍花)決定！決定去！

推。衾。欲。起。立。力。不。支。復。倒。下。素。珠。爲。之。整。理。衾。角。劍。花。搖。手。止。之。

(劍花)素妹請你扶我一扶我要坐起來。

素珠扶劍花坐起劍花力漸不支搖搖欲倒嘯岩乃勸之睡下。

(嘯岩)劍哥你疾病還沒有全愈那裏禁得起長途跋涉那京裏是萬萬去不得的……

嘯岩語未畢劍花急搖首語。

(劍花)得了電報那裏好不去呢我此刻恨不得插翅飛去無如力不從心比死還要難過。

(嘯岩)據我的意思不如先發一個覆電去等你病好了再作計較。

(劍花)不能不能那覆電是萬萬不行的。

(嘯岩)你就要進京去總要病好了才好去得。

(劍花)我的病爲甚麼再不好呢(語至此注視素珠)素妹妹到底再隔幾天我的病可以好了你知道麼。

素珠低首沈思含笑向劍花。

(素珠)劍哥你明天就會好了。

劍花伸手握素珠之手含笑問。

(劍花)明天就會好麼素妹妹你知道麼。

(素珠)我知道的你的病明天就會好了劍哥我不騙你的

劍花向素珠微笑接吻於素珠之手口中頻呼「吾親愛之素妹妹」

(幕閉)

第七幕……催命符

場上作閨女之臥房前面有窗後面有門均垂以有花紋之布房中陳設美麗與「第二幕」同惟稍變換其位置書案之上又添置藥瓶杯壺等物

幕開時女郎李麗娟擁衾臥牀上玉容憔悴病骨支離時正沈沈睡去微聞喘聲秋兒往來蹀躞爲麗娟料理湯藥狀殊勤懇門帘動處李芬夫人入躡足至牀前俯首視麗娟低聲呼「愛兒愛兒」

秋兒向夫人搖手語

(秋兒)夫人小姐剛纔睡去夫人還是別去驚動他讓他靜養靜養

(夫人)剛纔送來的藥喫過了沒有

(秋兒)喫過了

夫人從懷中取出一僞函授秋兒

(夫人)這一封信等小姐醒過來你就給他看說是我送來的隔一回子我再來看他

秋兒答應夫人轉身去行三四步又回顧秋兒

(夫人)秋兒別忘掉了我的話兒啊這封信是個好消息很有關係的

(秋兒)不會忘掉的

(夫人)我去了秋兒你好好兒服侍小姐等小姐的病好起來我還要重重的賞你咧

(秋兒)曉得

夫人去秋兒將僞函擲案上自言自語

(秋兒)唉！賞我！重重的賞我！夫人夫人你只要前天少賞我幾記嘴巴我秋兒便感激不盡了：你自己親生的女兒去和人家通信原是你女兒的自由干我秋兒甚麼事：你不許你女兒自由你却做不到你女兒不自由你自己防範女兒不來干我秋兒甚麼事：唉夫人夫人你知道我秋兒是你小姐的奴婢麼我秋兒今年活了十三歲八歲死爺九歲死娘既沒有叔伯又沒有兄弟一個人伶仃孤苦流離顛沛做了你小姐的奴婢小姐有命令我秋兒好不遵小姐能自由我秋兒沒有這種幸福小姐和人家去自由通信要我秋兒做個寄書郵我秋兒怎敢不盡奴婢的天職夫人夫人你不責備自己不責備自己的女兒倒來責備我辱罵得我置身無地毒打得我滿身都痛你好糊塗你好殘忍：(語至此淚下)唉世界上的人類最苦的是做人奴婢世界上最苦的便是我秋兒(語至此注視牀上之麗娟)小姐小姐你不幸有專制的家庭你不自由你好薄命你知道我秋兒比你更要苦啊：

語至此稍止微聲泣以巾自拭其淚狀殊苦楚忽又舉其淚眼注視案上之僞函繼續自語

(秋兒)這又是甚麼信呢可恨我從小兒沒有讀過書不識甚麼字：唉到這樣地步還有甚麼好消息嬌模嬌樣的一個小姐已被你們親生的爺娘弄得像鬼模鬼樣了：前天那奚家來正式求婚照我的意思也好將計就計的允許了：還是執迷不悟橫說不好豎說不好甚麼貧富不同咧甚麼門望不稱咧甚麼人才不配咧這樣又不對那樣又不是一些兒也不肯通融：唉！老爺呀夫人呀不是我秋兒說句罪過的話倘再這樣執迷不悟你現在雖然把愛兒愛兒的叫他恐怕不久便要將愛兒愛兒的哭他起來了：這真所謂不見棺材不哭啊：可憐可憐

秋兒語至此麗娟忽作呻吟聲

(麗娟)秋兒：

秋兒趨至牀前問

(秋兒)小姐要甚麼

(麗娟)……

忽大嗽不止秋兒急承之以盂麗娟就秋兒手中吐痰盡繼之以血秋兒大驚急去其盂使麗娟不見

(麗娟)秋兒我覺得喉間有腥氣吐的不是血麼

（秋兒）吐的是痰，並不是血。

秋兒持杯茗至麗娟嗽口。秋兒另取一盃承之。麗娟嗽口畢，秋兒乃取案上之僞函授麗娟。

（秋兒）小姐這封信是剛纔夫人送來的，說是一個好消息。小姐要看麼？

麗娟急接之，展開。

場上下一大帷，爲僞函之放大者。

『：僕奉主人命於今晨九點三十五分抵埠探聽奚劍花之消息。至則見喪旛高矗，臨風飄揚，詢之里人知死者卽爲奚奈之長子劍花。先此報聞。餘俟面稟。……僕王福叩上。十月十八日下午發』
帷卷仍爲麗娟之臥房。麗娟將僞函擲之枕旁，嚶嚶泣。秋兒叉手於胸前，兀立不動，目眈眈注視麗娟面。

（秋兒）這一封書夫人說是好消息。小姐爲甚麼又傷心起來呢？

（麗娟）……

默然無語。惟嚶嚶泣，兩頰慘白，無人色。

（秋兒）小姐你剛纔喫了藥下去，還是靜養一回。那件事勸你不要去想他。

（麗娟）……

仍無語轉身面壁臥泣聲漸縱秋兒爲之整理衾角面上現憂急之色

(秋兒)小姐你身子要緊天天過這淚眼光陰那裏禁受得起

秋兒亦暗泣頻頻以巾自拭其淚麗娟忽躍起復倒下

(秋兒)小姐你要坐坐麼

麗娟領首秋兒以右臂扶麗娟起以衾障其背後麗娟背衾坐帶喘語秋兒

(麗娟)秋兒：我我要那那只沈香匣

秋兒至案旁在抽屜內取出沈香匣出去其外裹之紅巾置麗娟前麗娟揮手令秋兒去秋兒徐步去

麗娟啓沈香匣手顫取出劍花之求婚書及各種密函詩稿置之枕右次復取出劍花所贈之小照片低

首注視與之接吻眼淚點點落照片上成殷紅色嗚咽語

(麗娟)劍花：我親愛的劍花：你忍心丟下我去麼你知道我現在爲你腸斷麼：唉世界上既有了你，又何必有我，既有了我，又何必有你，既有了你，又何必有我，既有了我，又何必奇巧巧會我見了你，你見了我，我既見了你，你既見了我，又何必恩愛愛會我，戀愛了你，你戀愛了我，我既戀愛了你，你既戀愛了我，更何必悲切切嗚嗚咽咽會我別了你，你別了我：前天的別還是生離，今天的別竟是死別，慘別離的滋味，你知道是很苦的，你知道我現在爲你腸斷比死還要苦麼：唉劍花劍花

語至此咽哽不成聲喘汗盈額與眼淚併成一片面色若死一手持劍花之照一手自槌其胸狀殊悲感俄又自語

（麗娟）唉！劍花！我永遠不能見你的面了！前天和我分手的時候你說『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有一個未成婚的少年郎爲戀愛着一未成婚的女子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就是我薄福人奚劍花的結果』我時時刻刻牢記在腦經裏頭一字也不敢遺忘你那时候不是還勸我別傷心麼；唉！少年郎！未成婚的少年郎！你現在竟丟下我去麼果眞爲着我爲戀愛着我殉情而死殉自由而死麼我很感激你我很對不住你你爲我薄命的麗娟犧牲你家庭無量的幸福斷送你堂堂七尺的身軀我誤了你我害了你我重負了你你怨我麼你恨我麼我知你決不怨我決不恨我（語至此以手指劍花之照）否則爲甚麼還對着我微笑呢劍花劍花你只管對着我微笑爲甚麼不答應我一聲你當初勸我別傷心你現在爲甚麼不來勸我；劍花劍花你知道吾麗娟的心爲你寸寸碎麼唉！劍花劍花我和你死別了……

麗娟且泣且語頻以手自槌其胸張其乾燥慘白之唇接吻於劍花之照乃解外衣之扣以劍花之照藏諸衾衣之夾袋中狀至鄭重尋復取劍花之來婚書及密函詩稿一一檢閱畢然後就牀前一一焚之麗娟以手掩面淚如雨下嬌啼婉轉柔腸寸斷悲絕慘絕淒絕苦絕俄麗娟忽舉其淚眼注視牀前之紙灰作大呼

「自由……自由……吾所崇拜的自由……夢！幻夢！」

聲未畢鮮血從喉間噴出昏暈倒下頭觸牀樅聲達戶外秋兒疾趨入注視麗娟作驚呼李芬夫人且呼且入趨至牀前抱麗娟身爲之撫摩胸腹口中頻呼「愛兒愛兒」

夫人頓足厲聲向秋兒

（夫人）還不去請老爺來！木頭……泥塊！

秋兒含淚去李芬踉蹌奔入近麗娟前目眈眈注視麗娟之面默然不作一語惟伸其舌於唇外夫人含淚向李芬

（夫人）還我愛兒來……你害殺我愛兒了……

秋兒入見李芬木立無語

（秋兒）老爺快去請醫生罷

李芬不答夫人復向李芬語

（夫人）你也太糊塗了！我好好的說話半句兒也不聽一味兒執迷不悟孤行壹是還要那封勞什子的假信去欺騙他癆病加個麥柴槓我早說是不行的你偏不信……不信

夫人且哭且語俯首親麗娟之額

夫人（吾的愛兒！吾的愛兒！快醒來！快醒來！）

麗娟雙目緊閉呼吸不絕如縷夫人見枕旁之僞函又悲又憤取而粉裂之擲李芬之身上

（夫人）你要害殺他也用不着這封信你忍心你好毒手；我今年活了五十七歲膝下尙虛只有這一個女兒你還容他不下；罷了！罷了！我這條老命也不要活了和你拚命

李芬捶胸頓足瞠目無語秋兒指地上粉裂之僞函語夫人

（秋兒）這封信既是老爺假做的夫人爲甚麼要送來現在既惹出個禍水來也怨不得老爺一人還是請夫人暫息雷霆之怒請老爺趕快去請個醫生來方是正道

夫人注視秋兒

（夫人）秋兒你看他啞子似的呆呆的只管立着還不去請醫生難道要老身自己去請不成

李芬垂頭喪氣拭淚奔出夫人注視麗娟頻呼愛兒麗娟忽大呼「劍花！劍……」一擲而絕夫人失聲哭置麗娟屍於牀上號啕大哭

夫人且哭且呼「吾和他拚命去」

夫人去房中惟秋兒一人守麗娟之屍

秋兒見地上粉裂之僞函以足蹴之面上呈一種悲怨之色長嘆一聲

(秋兒) 唉！我道是甚麼好消息原來是很神速的一道催命符老爺會書符夫人又會送符一個半斤一個八兩白白枉死了我的小姐：唉我的小姐！我的小姐！

秋兒撫麗娟屍放聲大哭

(幕閉)

第八幕……埋香塚

場上作兩部之布景一部作廣野岐路縱橫四圍多林木向東遙望可見李麗娟之新墳一部作李芬之住宅臨河而居門前有古槐樹數株旁有一橋過橋東行數百步即爲李麗娟之新墳

時方薄暮廣野之中行人絡繹來有士人裝者有工人裝者有老人有婦女有稚子或迎面行或背道馳或踽踽獨行或結伴同歸間有立談或招呼者右首斜道上有一瘦怯少年貿貿然來眉宇間露惶遽之色伊何人伊何人即笑劍花劍花向前行忽又回步却走東瞻西矚似失其路之方向狀殊狼狽時有一老人迎面來劍花急趨前殷勤問路

(劍花) 敢問老伯『紫烈街』在甚麼地方

(老人) 甚麼？豬油肝

劍花向老人高聲語

(劍花) 不是不是是紫烈街

老人以手東指。

〔老人〕從這條斜道上過去，見有一大樹，再向南行，過橋便是紫烈街了。

劍花謝老人，老人去劍花，乃就老人所指示之路，匆匆前進。路上行人漸稀，劍花步甚捷，呼吸甚迫，促希望之色自然流露於面，頻舉首遙望。約行半里許，見路旁有大樹枝幹屈曲如虬龍，係百年物，乃折而南行，已望見一橋。劍花如得好望，乃猛向前進，漸行漸近，暮色迷離中隱隱見隔岸屋宇比櫛，炊煙四起，劍花更色然喜。過橋後向東行，至一家門口，粘有『李公館』字樣。劍花瞥見之，乃停步注視，復細認其門牌之號數，爲『二十三』號，知卽爲李芬之住宅，乃不復前進。

時雙扉緊閉，劍花佇望良久不見一人出入，劍花乃趨近門口，意欲扣門，忽又退走數步，兀立於古槐樹旁，作癡想狀，殊無聊時，有行人三五經過，李家門前見劍花皆異之，有竊竊耳語者。

天色垂暗，路旁電燈倏放光明，劍花徘徊於李家門前，躑躅於古槐樹旁，有時低首作沈思，有時舉頭四矚，面上露焦急之色，若有所俟者。俄又行近門首，呆立注視門牌之號數，舉手作扣門狀，忽狂風捲地，起地上落葉片片向空中飛舞，打劍花之身上，劍花驚而却步，手撫古槐樹而立，仍癡望無行意。劍花身禦夾衣，病又新愈，風陣陣吹劍花作寒，噤口呼『冷咧！冷咧！』以手拂去其身上之落葉，作欲行狀，狂風又捲地起，樹木多被搖動，劍花大驚失色，向橋疾馳去。時路旁電燈盡被狂風撲滅，場上頓

成一黑暗世界。

俄風定月初明場上作一李麗娟之新墳劍花兀立墳前驚魂未定面色如死喘吁頻呼「奇怪！奇怪！」時方初冬墳頭百草皆死落葉滿地月光慘淡風景殊淒涼劍花舉目四矚見新墳大驚異突有一衣純黑服之女子從墳右一大樹旁冉冉而來見劍花驚而却走劍花瞥見女子急呼「秋兒！秋兒！」秋兒回顧問。

(秋兒)你是誰。到底是人……

劍花急答。

(劍花)我是劍花。

秋兒注視劍花之面。

(秋兒)你是劍花麼？

(劍花)自然是劍花。秋兒。我和你三個月不見。便不認識我了。

秋兒近劍花身。復細認之。

(秋兒)是的是的。你是甚麼時候來的。

劍花急答。

(劍花)是今天來的秋兒。秋兒我尋得你好苦啊。

秋兒忽低沈翠黛。舉其尖銳之足在地上亂頓。含怨語劍花。

(秋兒)你爲甚麼來得這樣遲呢。

(劍花)唉！秋兒！一言難盡。以後再細細的告訴你罷。我現在心緒不甯。急急要請見小姐。呀。秋兒。請你去說一聲。謝謝你！謝你！

秋兒長歎一聲。

(秋兒)你還要見小姐麼！你從那裏去見他！你來得這樣遲。你從那裏去見他。你還來甚麼。

劍花驚問。

(劍花)秋兒。你說甚麼話。我那天接到你的電報。正在重病的時候。所以來得稍遲。但是我的身子。雖不能。即來。我的心。却時時牽掛你的小姐。一刻也不敢忘的。爲甚麼來得遲。便不能見他。秋兒。我。很。不。懂。你。的。話。兒。(秋兒)你還不懂我的話麼。直對你說了罷。小姐爲了你。已經嘔血死了。(以手指麗娟之墓)你看那。黃土中。不是小姐的埋香塚麼。

秋兒淚下。劍花大失望。悲痛之極。一時反流不出淚來。且說不出話來。久之始長歎一聲。

(劍花)唉……

無限傷心秋兒注視麗娟之墓嚶嚶泣狀殊悲感

(秋兒)小姐：小姐：你好苦呀：你死了沒有滿一禮拜他就會來：傷心：傷心

劍花驚問

(劍花)小姐是一禮拜內死的麼

(秋兒)是的是的你早了一禮拜來豈不好呢

劍花仰天長歎淚如雨下

(劍花)唉：別來三月只差得一禮拜：世界上的事還有比這樣更傷心的麼：唉：麗娟：我心愛的麗

娟：你遲了一禮拜死也好教我見你一面……

劍花語未畢秋兒即問之

(秋兒)遲了一禮拜也不會死了

劍花又驚問其故秋兒乃以「李芬及其夫人偽造劍花之凶信冀欲絕麗娟之癡念不料麗娟信假作真反因以致死」之事含淚告劍花劍花放聲大哭秋兒亦哭時已夜深寒風惻惻涼月皎皎二人哭聲漸縱嗚咽咽淒淒切切如子規之夜啼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

劍花忽口吐鮮血昏暈倒地秋兒乃暫止其哭聲趨近劍花身抱之起坐諸懷中以纖纖玉指撫摩劍花

之胸腹口中頻呼「劍花先生醒來」劍花漸醒注視秋兒良久忽以手環抱秋兒之頸與之接吻

(劍花)麗娟：麗娟：我心愛的麗娟

秋兒羞赧急推劍花起

(秋兒)我不是麗娟：我是秋兒

劍花瞠目視秋兒良久忽趨近麗娟墳前跪又放聲大哭口中頻呼「麗娟：麗娟：我心愛的麗娟」

第九幕……絕命詞

場上作旅館之一室前面爲窗右首有門室中牀二方桌一圈椅三四

幕開時室中燈光滲淡劍花僵臥牀上沈沈睡去氣息甚微奄奄垂斃

旁有四五少年或坐或立或倚在燈前作無聊之談話面上各現一種憂鬱之色蓋皆劍花之同伴

(少年甲)劍花兄和我是患難之交他待我是最真心的

(少年乙)劍花兄性情又好學問又好我和他雖然是個朋友好似和師弟一般我自和他訂交之後那學問

上委實受益不少啊

(少年甲)近來人情浮夸都趨入虛僞一派像劍花這樣的人委實是數一數二不可多得的若然真個有三

長兩短起來叫我怎樣……

(少年丙)你別憂急。那個陳醫生聽說是極有名望的人家。無論生甚麼病。只要請他來醫治。沒有不會起死回生的。他一定是劍花先生的救星。

(少年甲)但願如是。

(少年乙)陳醫生爲甚麼還不來。

(少年丁)已叫茶房去請過三次了。甚麼還不來。

(少年丙)你們別心慌。橫豎自然會來的那個陳醫生本領又好。精神又好。人家請他看病。天天總有幾百號。有時候連飯都沒有空開去吃。常常在轎車裏頭吃的。

(少年戊)你又要說笑話了。甚麼轎車好當做餐室呢。

(少年丁)不是餐室便是一只大飯桶了。

衆皆大笑。少年丙赧然無語。

(少年戊)我看現在的時醫多數是名不副實。本領原是平常。架子却擺得很大。人家請他出診。無論路之遠近。總要坐乘轎子。攆個面子。還有那出診費掛號費。更是重似性命。半個錢也不好。少的可恨。可笑。

(少年丁)做到醫生第一要醫學精深。第二要心腸慈善。若然重了金錢主義。便不好了。

(少年乙) 一個人能盡了義務那金錢的權利還是應該享受的。我看現在的時髦醫生只有權利思想。說到義務兩字却一個字也沒有着落。人家因為生了病急急忙忙的去請他醫治救星似的望他神明似的敬他。他總是斷線鷓子似的沒有消息。左等不來右等不到。人家倒說他生意忙碌其實他在家裏身子橫躺在坑沿上正在聞鼻烟吸烏煙對着驕妻美妾作樂哩。等到他過了煙癮擺着架子到病家去看了看病人。提起筆來胡亂寫了一個藥方。只要自己金錢到手那病人的生死病家的憂急都不在他的心上。能有幾個肯搜腸挖肚盡心竭力去救人家的生命呢。俗語說要錢不要命還是說自己要人家的錢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要。那醫生却是自己要人家的錢連人家的生命都不顧了。不是更惡毒一層麼。

(少年甲) 你的議論倒也痛快。

忽聞門外有與夫茶房之問答聲。

(與夫) 十四號在那裏？

(茶房) 那邊便是十四號：陳先生來了麼？

(與夫) 是的是的。

(茶房) 請陳先生裏邊坐罷。

(少年丙) 救星來了。救星來了。

陳醫生搖擺而入四五少年皆起立招呼陳醫生略頷首問少年甲

(陳醫生)那位有些不舒服。

(少年甲)是敵友奚劍花兄。

少年丁趨劍花牀前撼劍花醒。

(少年丁)劍花兄你舒服麼。醫生來了。

劍花搖首忽口中鮮血霍然噴出少年丁急承之以盂孟爲之滿。

陳醫生就床前視劍花診脈畢皺眉無語少年丙讓陳醫生坐陳醫生略推辭低聲語少年丙。

(陳醫生)奚先生的病恐怕不起的了兄弟也不必開方了。

(少年丙)先生醫學高明聞名已久既經屈駕下顧總要請先生賜個方兒。

(陳醫生)不能不能還是請別人看去兄弟是沒有藥吃的了。

語殊決絕四五少年之視線集於陳醫生陳醫生轉身欲行。

陳醫生之與夫入索與金少年丁自語。

(少年丁)藥方都沒有開還要甚麼與金。

與夫又高聲索與金少年乙語陳醫生。

(少年乙) 那個與金請先生讓了罷。

陳醫生搖手。

(陳醫生) 不關兄弟的事。他們肯讓自然是極好的。兄弟是不能做主的。

少年丁又自語。

(少年丁) 滑頭！滑頭！

(與夫) 別的好讓。那與金是讓不來的。快給我罷。我們先生還要到別處去看病咧。

少年戊以手牽少年甲之袖。

(少年戊) 請診費已丟掉了。那與金的小費還去計較甚麼。快給他讓他們滾罷。

少年甲出銀五角授與夫。與夫不接。冷笑。

(與夫) 哼！五角洋錢那裏穀。

(少年甲) 你要多少呢。

(與夫) 起碼要兩圓。

少年丁怒目視與夫。

(少年丁) 呸！兩圓！你在那裏做夢。

少年丙指與夫語

(少年丙)你也要看看風色的你們先生藥方都沒有開你也好將就些了

(與夫)開方不開方我們是不管的無論如何那五角洋錢總是不穀的

(陳醫生)諸位請加了些罷

少年戊出銀一圓擲與夫前與夫拾之咕嚕而去陳醫生與四五少年告別四五少年皆不答陳醫生赧顏而去四五少年面面相覷口中均呼「晦氣晦氣」

劍花忽大嗽欲吐少年乙急取盃承之劍花就少年乙手中吐

(劍花)小崖兄我口裏乾燥你去把碗茶來給我喝一口小崖兄對不起

少年乙取杯茗奉劍花飲畢

(劍花)我的病是不中用的了恐怕今夜便要與諸君永訣了

(四五少年)劍花兄你不過有些兒感冒那裏便會不好呢

劍花長歎

(劍花)唉：我想人生在世第一要是快樂：像我這樣的人一些樂趣也沒有：不如死了倒覺得乾淨：但是我爲甚麼要死到這裏來：唉：

劍花語時以斷續齒之四五少年皆呆立靜聽默然無語少頃劍花又斷續語

(劍花)唉……諸君……我的父母是親愛我的……我的弟妹是友愛我的……老天……我到老天的時候……爲甚麼還不許我們聚一聚呢

劍花淚如雨下從枕旁紆徐流出衾角皆濕四五少年亦爲之泣然有面壁啜泣者

(少年甲)劍花兄你別說傷心話你的病早晚自然會好的前天已發電到你府上你尊大人便要來了

劍花含淚語

(劍花)諸君爲我病了……打電報……請醫生……也心力交瘁了……我委實對不起感激之至

(四五少年)劍花兄你說那裏話來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劍花)我的父親爲甚麼還不來咧……

(四五少年)早晚總要來的

(劍花)我死了也沒有甚麼牽掛……就是對不住我親愛的父母對不住我心愛的……

無限感慨

(四五少年)劍花兄你身體欠安還是再安睡一回快不要去多想

劍花閉目沈思忽注視少年乙

(劍花)小崖兄對不住：你替我去取紙筆來：我要寫……

少年乙向桌上取紙筆至劍花側身起作書訣別其父。奚淚簌簌下。落於紙上。四五少年呆立靜觀。默然無語。室中殊淒寂。劍花書畢復睡下。

少年乙取紙筆復置桌上。四五少年環立桌旁觀劍花所書之絕命詞。劍花忽又大咳。嘔血昏暈去。四五少年皆大驚失色。手足無措。有高聲呼「劍花兄」者。劍花忽啓目大呼。

「麗娟：麗娟：早知如此何必……」

語未畢。氣已絕。四五少年皆大呼。劍花不應。四五少年乃親劍花額。與之永訣。哭失聲。旅館中之男女客。有聞聲至者。皆爲之淚下。

(衆客)那位先生想是沒有用的了。我們徒哭也是無益。預備起身後事來。也是我們後死的責任。大家總要想個法子。

(四五少年)謝諸位厚意。

(衆客)大家都是客邊人。何必如此。客氣死在客邊。原是人生最苦的事。實在傷心。

衆復大哭。斯時更樓上正報四下。劍花之老父奚。奈面有憂色。急入。

四五少年及衆客皆趨前致敬。奚奈不及一一置答。急趨劍花床前。撫劍花屍。連呼。

〔奚奈〕劍兒：劍兒：父親來了。

奚奈放聲大哭，衆皆苦勸，奚奈哭乃止。

〔奚奈〕對不起諸位了。我接得了電報，就星夜趕來。不料已不及見他一面。（語至此，復注視劍花）劍兒！劍兒！你爲甚麼要死到這裏來咧！你爲甚麼不肯應我一聲咧！劍兒！劍兒！父親來了。

奚奈復大哭，衆又苦勸之。奚奈含淚問。

〔奚奈〕他臨死的時候，不知有甚麼說話。

四五少年急應。

〔四五少年〕有的有的，無非紀念老伯的話，還有一信在此。

少年乙以劍花之絕命詞授奚奈。奚奈含淚展開劍花之絕命詞。

斯時場上下一大帷上書。

『親愛之我父……兒今別我父去矣。我父生兒，兒死，乃不能見我父一面。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然兒亦無面目以見我父矣。兒不孝，戀戀於兒女之私情，忍心舍親愛之我父，以去兒之罪大矣。兒死已晚矣。兒死之後，望我父勿加以絲毫之痛惜，以增兒冥中之罪孽也。臨死哀鳴，伏乞垂鑒……不孝兒劍花絕命留上。』

天嘯殘墨 卷三 鴛鴦夢劇本



雜著

卷之四

斷簡一束

◎與吾妻吟秋書

嗚呼。予與予妻。僅七載緣耳。此七載中。歡聚之日少。別離之日多。大好光陰。強半消磨於客裏。嘗有句云。一年幾度銷魂夜。別後相逢第一宵。至今誦之。祇令人悲增忉忉耳。猶憶曩時。予別家去。去後二三日。必去書一次。書去而予妻必有一答歸。後各出其往返之情牘。互相參證。引爲笑樂。歷年所積。多如束筍。惜皆爲予妻臨歿時所燒去。彼殆恐予見之而傷神。故預燬之以滅跡歟。其心良苦。其情尤深。可感也。此書偶於故紙堆中搜得之。重閱一過。恍如隔世。爲悲爲喜。更不自知矣。書中不言年月日。且發自何地。亦已不復記憶。所語又平淡無奇。置之言情尺牘中。足令閱者齒冷。何足存何敢存。且存之亦非予妻之志。然仔細思之。此項書牘。爲予生平絕大之紀念品。死者不可復生。燒者不可復完。而此一紙書。何以巍然獨存。歷劫不燬。冥冥中殆有深意存焉。耶寥寥百餘字。予視之。却如吉光片羽。什襲珍藏。至今未敢墜失。於淒風冷月中。挑燈展讀。正如頭白宮人。重話開元遺事。劫灰久冷。鬼趣橫生。亦可謂極人世之無聊。

者矣。重錄於下。並不敢增損一字。以存其真。天嘯識於秋魂室時六年二月上浣。

花下勾留。燈前笑語。樂何如乎。快何如乎。自妝臺分手後。曾幾何時。而好鳥時啼。棠花乍放。果然是奈何天氣。矣。頑軀尙知自惜。可慰錦注。所可憐者。蹉跎歲月。辜負香衾。誦最無聊。賴是黃昏之句。不禁感慨係之。卿固多情人也。倘見陌頭柳色。其亦同此感乎。春風無賴。強飯爲佳。俟茶蘼開放。時予將隨雙燕南歸矣。書不盡意。諸維愛照。

◎寄枕弟書

予抱荀郎之戚。在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時枕弟猶羈留海上。乃作此書計之。去冬歸自嶺南。於枕弟案頭。重見是書。紙上淚漬斑斑。猶模糊可辨。爲之悽楚者累日。嗚呼。一死者已矣。生者去死亦近。此非予書中語乎。而今何如哉。予其終爲薄倖郎乎。書此以誌予痛。丁巳春日。天嘯附識。

嗟乎。吾弟汝閱此書。其無驚且駭。余今所以報告汝者。無他。汝嫂已挈其愛女同赴大羅天上矣。愁雲慘霧。霧地飛來。籠罩於余之一身。汝嫂誠薄命而余之不幸。實堪痛心上帝不仁。既奪我愛女。以去。復奪我愛妻。以去。何酷毒至於此極。余此次自家來滬。僅四日耳。行時家人均無恙。未及一來。復而妻死。兒殤。生離竟成死別。天之厄我。又何其驟。一若歐余之亡。而出此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者。使余遲數日行者。則兒死而妻或不死。今何及矣。傷哉。汝嫂歸余七載。曾無一日展眉。所以戀戀者可憐之愛情耳。今彼竟并此可憐之愛情而亦不願。

毅然決然舍我而去抑何忍哉然余又烏得而怨之死者已矣生者去死亦近喪事叢脞汝其歸乎

◎覆某女士書

嘯白某君文右辱賜書遲遲未有以報歉甚弟一病纏綿不問世事者幾一月而大地風雲倏起倏落瞬息千變至今又是一付局面矣偉人寄跡海外羣妖肆虐國中滿目瘡痍遍地荆棘痛鐵血之無靈哀共和之已死討袁旗幟當初樹逼東南聲震中外至今思之一場春夢耳吾輩不幸生此惡政府之旋渦中自恨良心未泯豪氣未除眼睜睜看着人家做皇帝又不甘俯仰向奴顏婢膝中討生活去將來尙不知如何結局悲夫痛哉承詢民權近狀敢撮數語以告同人將於民權誓守效死勿去之義民權不死吾心不死吾夢想中之共和吾腦海中之自由亦終不死吾之傷心無已時吾之希望終無盡君之愛共和愛自由正與吾同而君之心尤急於吾熱於吾而君之見尤高於吾卓於吾而今而後望君不吝金玉時錫箴規以開吾茅塞幸甚幸甚秋風多癘還望君爲國自愛勿徒抱悲觀主義來日方長民國將來之結果尙不能逆料吾輩將來之結局亦不能預料吾於是希望民國之將來吾於是更希望吾輩之將來吾心花怒放吾膽氣粗豪吾何傷吾何悲而吾日夜希望之共和幸福日夜希望之自由幸福又豈僅僅在腦海中夢想中而已哉書罷不禁狂喜二年十月二日

◎再覆某女士書

惡耗傳來驚諗涼秋小極瘦到黃花足令數千里外之羈人聞而魂斷君之身世弟所深知病之由來殆必以此忝屬至友亦何敢以皮膚淺語來相勸勉天下多不可解事卽如弟歷年所遭何一足稱佳境然弟頗能善自排遣勉留報國之身不下窮途之淚至於今日雖百端抑塞飲恨日深而千里馳驅頑軀無恙蓋逆來尙知順守但使達觀自悟跳出愁城則彼蒼亦無如我何病魔亦當退避三舍吾人不幸旣生而爲人種種煩惱事卽不能免鬱鬱自傷反令彼造化小兒得售其技仔細思之甚不值得略紅危症非癰疥可比君重閣在堂一身無主未了之事正多旣死之灰當活今弟所望於君者無他惟願君卽以弟之所以自遣者自遣究竟君之境遇還優勝於弟只須設身處地爲弟一思應亦不怨天之獨靳於我矣從此悟徹浮生撥開障翳懺懺情於旣往留希望於將來好自爲之勿虛我望弟飄飄客土浪蕩生涯爲國爲家兩無所着近况爾爾難以告人所幸頑而健飯可慰錦注耳涉筆至此惟願君俯納微言視同藥石更祝君霍然而愈卽以好消息報我臨風瞻望無任依依某白

覆某君書

頃奉還雲字字作慘綠色讀之令人迴腸盪氣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想公下筆時當亦擲筆三歎也某君身世弟祇知其不幸初不料其傷心若是之甚弟眞憤憤弟眞夢夢讀公來書始恍然悟遽然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一剎那間又如身入森羅可怖之地獄中親見我神聖敬愛之女友將受死刑之宣告宛轉哀鳴於刀鋸

之下。公謂愛莫能助。徒喚奈何。三復斯言。同聲一哭。嗟嗟。誰實爲之。而令若是。家庭之專制。不破。婚姻終無幸福之可言。吾輩平日侈談自由。而今而後。吾將銜吾口。結吾舌。不敢再作夢囈矣。失復何言。矧弟亦情場失意人也。而今而後。自哀之不暇。又何暇哀人。弟之於某君。亦終無以慰之。且亦不敢再有以勸之。冥冥中負此良友矣。然弟猶願知其病之近作何狀也。公熱腸人。當有以詔我。雲天引領。無任盼禱。連日坐雨。旅況益無聊賴。新愁舊恨。湧上心頭。信筆所之。不知所云。

◎與何子恨書

一別半載。音問未通。以至好之友。而相闊若此。此弟之過也。然惟至好之友。雖相闊若此。其精神未嘗不息。息息相通。原不必以筆墨之勤惰。而課其疎密。此又弟之所差。堪自信者也。與君別後。困頓海上者。又二月。嗣得鳳公之招。作粵西之遊。七月三號首途。十六號抵潯。越時十餘日。計程三千里。舟車困頓。風雨蕭條。途中所得。著有日記。另錄。此行之目的。原欲借游歷。以開拓胸襟。增長聞見。不料兩者均難如願。浪當身世。飄蕩生涯。無往而非愁城。恨海。矧潯州僻處邊陲。雖爲粵西重鎮。而孤城斗大。蕞爾彈丸地耳。以愁人視之。尤有滿目荒涼之感。年來心境。日非。與紅友結不解緣。幾於非此不歡。此間土瘠民儉。無佳釀可得。卽有金貂亦換不到五羊皮。更成廢物。矧并此而無之。其苦尙堪問乎。質言之。弟今日之境地。可以困之一字概括之。而一計及故鄉。此時正持整賞菊。不禁拍案狂呼。饑沫爲之四濺。頗動尊罍之思。所恨者。阮子途窮。蘇公金盡。故鄉雖好。惟有望洋。

與歎耳。然有一事可爲知己告者。弟在此三月。並未任有職務。七尺之軀。依然乾淨。個中本非吾輩。插足地。卽有可圖。亦決不作問鼎之想。身體之自由。本神聖不可侵犯。誰而得束縛之。然舟中敵國行動。要不能不留意。此間非樂土。會終當歸耳。國事日非。消息日惡。明年元旦。吾儕平民。又當換一新頭銜矣。誰實爲之。而令若此。弟今抱一得過且過之想。固不能作強顏之歡。亦不敢作無益之悲。一肚皮塊壘。不知何日得以借酒澆之。終日跌坐。形同老僧。心如槁木。頗欲作管城卽墨之遊。而文思奇窘。久久不著一字。不得已而從事於鐵筆刀鋒。所至頑石爲開。自視頗不弱。此間惜無解人。寄與老友。不知亦值得一笑否。

◎覆黃文彩女士書

文彩先生講席久欽芳範。時切葵傾。耿耿私衷。莫可言喻。先生以清才績學。主持教育。滿門桃李。類皆一時之選。僕風塵俗質。浪跡天涯。不獲親謁。瑤階飽聆清誨。居常引爲恨事。日昨忽奉玉簡。展誦敬悉。拙作吟梅墓銘。因陸君屢書敦促。固辭不獲。草草落筆。自知辱沒英靈。負罪良深。讀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謂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銘。未嘗不汗流浹背。乃承齒及益覺惶愧。無地矣。某君富於學問。又能刻苦。而道德高尚。不染時下風氣。尤爲難得。此所謂養之有素。乃先生陶鑄之功。僕欽佩某君。益不得不欽佩先生也。所恨者。才高天妬。已成慣例。斯人斯疾。大可傷心。讀先生書。清淚又盈盈矣。今幸小愈。尙希善爲勸導。服以清涼之劑。贈以藥石之言。當可霍然。否則長此鬱鬱。憂能傷人。殊屬可慮。嗟嗟天下。多不如意事。而婚姻更甚。吾獨不解世之爲。

父。母。者。往。往。威。福。自。用。忍。令。其。親。愛。之。子。女。入。於。可。憐。可。悲。之。境。斷。送。其。一。生。之。幸。福。而。不。惜。是。誠。何。心。哉。至。某。君。之。所。遇。則。更。屬。例。外。益。令。人。太。息。不。置。何。物。阿。叔。專。制。若。此。吾。將。以。人。世。之。惡。魔。視。之。先。生。得。毋。斥。其。嫚。罵。乎。暇。乞。時。錫。箴。言。以。匡。不。逮。幸。甚。幸。甚。某。頓。首。

●與某女士書

嘯。白。吾。友。文。右。春。間。曾。奉。寸。緘。以。歸。期。相。告。整。裝。之。際。適。得。桂。省。獨。立。之。耗。同。人。又。殷。殷。挽。留。義。不。容。辭。歸。計。因。之。作。罷。此。數。月。中。忽。東。忽。西。忽。南。忽。北。行。蹤。莫。定。天。天。爲。無。事。忙。致。於。至。好。之。知。我。前。亦。未。一。通。音。問。予。懷。渺。渺。莫。可。言。宣。未。知。入。夏。以。來。眠。食。如。何。清。恙。已。痊。可。否。至。以。爲。念。弟。天。涯。淪。落。憔悴。而。今。祇。以。國。事。未。能。忘。懷。不。得。不。苟。延。偷。息。此。次。南。方。起。義。而。弟。又。適。當。其。衝。在。他。人。處。此。正。可。因。人。成。事。稍。圖。報。効。而。弟。却。又。未。能。有。所。盡。力。有。心。報。國。無。意。沽。名。所。可。爲。知。我。告。者。亂。黨。兩。字。之。頭。銜。居。然。取。銷。東。西。南。北。行。動。稍。可。自。由。耳。現。在。元。凶。自。斃。黃。坡。依。法。繼。任。南。北。愛。戴。已。無。異。辭。戰。局。當。從。此。收。拾。此。民。國。之。福。亦。國。民。之。幸。但。願。早。一。日。解。決。卽。國。民。多。一。日。幸。福。而。弟。亦。擬。於。月。內。束。裝。返。滬。從。此。息。影。里。門。不。問。世。事。倘。得。自。由。自。在。享。一。日。真。共和。之。幸。福。私。心。已。慰。至。個。人。之。境。遇。如。何。一。切。榮。辱。利。害。早。已。等。諸。電。光。石。火。腦。經。中。已。無。復。存。留。吾。友。聞。之。當。作。如。何。之。感。想。乎。嗟。乎。吾。友。人。生。多。不。如。意。事。莽。莽。塵。寰。到。底。有。幾。個。幸。運。兒。哉。至。希。達。觀。一。切。毋。以。外。界。之。順。逆。而。自。傷。而。自。苦。狂。直。之。言。出。諸。肺。腑。勿。罪。爲。幸。五。年。六。月。廿。五。日。自。肇。慶。客。次。發。

◎戲與雙熱書

余在湖上時。雙熱越城來訪。一宿即去。越三日。戲與以書。

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汝之來也。是意外事。汝之去也。是意中事。握手道故。是快意事。握手話別。是失意事。由意外事而生意中事。從失意時而想快意時。一驚一喜。一歡一悲。僅一夕。話耳。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憑兀兀坐。忽有所憶焉。噫。嘻。兀之上若明若暗。有光如豆者。非燈也。耶。兀之側不高不低。以布爲帳者。非榻也。耶。某日之夕。憑兀兀坐。時彷彿有不速之客。一人來。非即汝也。耶。汝今日者。以教育餘閒。遨遊於虞山琴水之旁。與諸君子。謔浪笑傲。豪興自必不淺。猶記夫某日之夕。我曾攜燈而聽汝風琴。裏奏歌乎。猶記夫某日之夕。我曾下榻而與汝被窩裏論文乎。憑兀兀坐。忽焉而見夫燈。忽焉而見夫榻。我不能不爲斯燈斯榻傷矣。噫。嘻。斯燈也。非即照汝奏曲之燈乎。斯榻也。非即與君抵足之榻乎。斯時之燈也。榻也。何等熱鬧。曾幾何時。而落寞至此。燈也不明。榻也不暖。其亦如我之從失意時。而想快意時。倍覺神傷乎。不然。胡若是之奄奄無生氣乎。夫燈者。宜明而不宜暗。榻者。宜暖而不宜冷。我自寄居湖上以來。日則或詩或文。或琴或酒。消遣事正復不少。夜則蟾伏斗室中。惟一燈一榻相依爲命。燈明我亦明。榻暖我亦暖。所謂甘苦同之者。非耶。耶。處此黑暗世界。全賴此一點光明。以清醒燈耶。燈耶。我與爾之關係如此。做此冷淡生涯。全賴此一絲暖氣。以生存榻耶。榻耶。我與爾之關係。又如斯。今若此。吾其殆矣。吾其殆矣。書至此。燈忽明。照耀如白晝。我爲之大喜。時已三鼓。乃解衣就枕。

甫入被。覺暖氣勃勃。從被中出。咄咄奇事。細聆之。若有聲呼。呼從被中出。咄咄奇事。鬼耶。魅耶。幻想耶。夢境耶。我驚我疑。我大惑不解。掀被視之。乃一潔白如雪之狸奴也。睡夢方酣。情態可愛。予不忍下。逐客令與之抵足。眠咄咄事之離奇。有若是哉。雖然奇則奇矣。終不若某日之夕。汝之突如其來。我之倒屣相迎之出於意外也。雖然。汝豈狸奴哉。一笑。

◎又與雙熱書

雙熱如握。余今通信於君。忽加此如握二字。望君勿草草看過。余生平少友交。非少友交也。少握手交也。君固我之握手交也。始則握手於舟中。繼則握手於校內。由握手而有證盟文。由握手而有交手印。以有一無二之握手交。無端分手。而手苦矣。君與我之手。可書可畫。可文可詩。可茶可酒。相別雖久而君手無恙。我手無恙。烏忍令其久不相握乎。我今通信於君。手書之。君必開讀。此信手披之。我手書。君手披。不啻爲間接之握手也。謂之如握。君以爲然否。

弄翰餘譚

◎蘭亭掌故

蘭亭一序。千古奉爲墨寶。真蹟久已遺失。及至今日。卽響搗本。亦不可得。好古家每引以爲恨。書斷云。王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何延之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修禊日所書之妙。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付弟子辨才。法書要錄云。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爲閣。以貯蘭亭。貞觀中。太宗尋討此書。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給。數日後。因言次。乃問蘭亭。辨才確稱。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斬而不出。上謂侍臣曰。二王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此僧耆年。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取之。必獲。召見監察御史蕭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日暮入寺。過辨才院。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因延入房。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江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曰。檀越間便卽來。翼乃載酒赴之。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今有數帖自隨。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譯之曰。是卽是矣。然未佳善。貧僧有一真蹟。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離亂。真蹟豈在。必是響搗僞作耳。才自於屋梁上櫃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搗書也。後辨才出赴邑橋嚴遷家。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遣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梁上取得蘭亭。及御前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何延之又云。太宗殂。蘭亭殉葬昭陵。及唐末溫韜盜發昭陵。其所藏書皆剔出。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

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亡矣。張芝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不知所在。姜夔蘭亭考云。蘭亭真蹟。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洞天清錄云。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清流映帶四字。以惑人。然原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上不損處。八行小龜形。二也。觀宇宙二行之間。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欄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盛之由。由字類申。列敘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略也。又格古論要云。蘭亭帖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宣和間。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寶章待訪錄云。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蘇澈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又宋羊欣羊翼二帖。及褚令摹蘭亭。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黃潛蘭亭五字損本。跋蘭亭五字損本者。湍流帶石天五字有損也。據此。上諸說。蘭亭真蹟。自唐末以後。確已墜失。無疑。靖康時所發見者。或是右軍他日更書數十百本之一種。非昭陵原物矣。太宗酷愛書法。未得蘭亭之前。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收藏既豐富。若此。乃因欲得蘭亭之故。不惜以九五之尊。行竊盜之事。奇絕怪絕。蘭亭魔力之偉大。真不可思議。自古帝王中有具此怪癖如太宗者乎。至其沒後。以蘭亭殉葬。亦是帝皇家惟一無二之創舉。既劫奪於生前。復專制於死後。致令數千年來。世世相傳。空前絕後之墨寶。一旦化爲烏有。

豈不惜哉。

●硯山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茲山一古基。多羣木。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歸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又聞米老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米老求以佗畫易之。攸有難色。米曰。若不見從。某卽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此二事均爲米老佳話。硯山爲亡國之遺物。不過磊然一塊石耳。此老胸中腕底。不知有多少。邱壑此區區者在彼視之。想亦不甚珍貴。今以徑尺之硯山。易得一偌大之海嶽庵。宜米老之慨然許諾也。至其以畫易帖。不惜以生命爭之。使蔡攸當日而果不肯割愛者。米老其果投江死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右軍地下。有知將抱恨千古矣。一笑。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友惡吳之爲人。拔劍擊之。立碎。匏庵悼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庵大喜。後其扇輾轉流入胡琳之手。琳得扇寶逾連城。雖親友不得一見。蓋鑿於匏

庵之故事也。病革時，索扇握之。後竟不可解，遂以殉。其嗜古之癖，真可謂至死不變矣。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之，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曰：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此事與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同一豪舉，亦藝林佳話也。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衣飾瑣屑之事，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畫家之病

木劍創於晉代，非春秋所有。而吳道子畫仲由，便帶木劍。帷帽起於隋代，非漢人所作。而閻立本畫昭君，已著帷帽。芒屨出於水鄉，非金華所有。而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丘士有著芒屨者，諸人皆古之名畫家，猶不免此病。其他可知也。昔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卽易之。吳閻諸人落筆時，惜無岳柱，其在側爲之指瑕摘謬，致令千古名畫留此微恨，信乎畫非博古之士不能作也。

◎鵝羣帖

法帖刊誤云：鵝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

按崇虛觀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其僞無疑。黃山谷亦云。鵝羣帖是好事者爲之。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余按逸少有書道德經換鵝故事。後人遂傳會作是帖。崇虛二字。其僞固立見。且以全體言之。亦非當時尺牘體也。看前人碑帖。須另具一副眼光。否則一味盲從。徒令古人笑人耳。

◎臨摹

初學學書。必先臨摹。然亦不可泥定死法。善學書者。或張古人書於壁間。日夕觀覽。出神入化。下筆時。隨意爲之。不必求形似也。顏真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特立而兼括。有以錐畫沙之妙。其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尤有篆籀氣。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爲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殊不值識者一笑。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恆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難爲俗人言也。

◎天趣

米南宮多遊江浙間。每卜居必擇山水秀處。其初本不作畫。後以目所見者。模仿之。遂得天趣。其作戲墨。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余謂作畫宜如是。卽作書亦何獨不然。米老作畫。固以趣勝。其所爲書。亦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不可範以馳驅之節。天和氣爽之日。明窗淨几。焚香展閱之。如鳥飛魚躍。有天空海闊之意。此書之以趣勝者。其造詣之神。所以至於此極者。決非得力於臨摹。殆亦得山水之秀氣歟。黃

半山云。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懋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南宮殆亦猶是焉。而。

◎蕭閒堂記

余生有書癖。暇輒弄翰。揮汗呵凍。不以爲苦。見前賢書法之佳妙者。朝夕觀摹。欣然忘倦。然唐宋以來。以書法名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平生所最崇拜者。南宮一人而已。蕭閒堂記。爲南宮生平第一得意之筆。此書原跋尾。有紹興小璽及容思殿印。爲思陵祕府物。後歸賈平章。最後淪於一兵子。且將與雜楮同障緯。蕭爲虞集所見。以十千買歸。且跋其後云。此元章以二楊私爲圖贊。天啓有相知一語。故不勝喜快。敘詠其事。是以語多感慨。筆勢飛動。異於常時。而心手交悅之狀。宛在紙墨。得於情者深矣。觀此則知右軍修禊有感而作。誠非它書所能及也。嗟夫。言書而至於情感具此。眼者誰乎。知其說者又誰乎。余得是帖。在紀元前七年。什襲珍藏。逾於拱壁。至今尙在行篋中也。

◎聯話一

文有駢散。詩有古今。不必皆對句也。而世之爲人書聯者。必用對句。此不可解者也。余爲人書聯。或用成句。或係自撰。上下句或對。或否。則各隨其興之所至。無一定之準。則譬之作文。對者爲駢體。而不對者則爲散體。譬之作詩。對者爲排律。而不對者則爲古風詩文。旣可不對。寫字又何必盡用對句哉。此雖爲余之創。格然質諸通人。當亦首肯不以余爲好異也。

◎聯話二

書聯又有一習慣法。卽上句末一字必用仄聲。而下句則必用平聲是也。如上平下仄。或全平全仄。見者必指爲謬誤。此亦不可解者也。夫字之四聲。以駢體文及排律詩用字爲最嚴。今試問駢體文中之對句。其末一字。豈爲上仄下平乎。又試問排律詩之用仄韻者。其上。下句之末一字。豈仍先仄後平乎。至如散文及古詩之。不講聲韻者。更不必論矣。余以爲駢文中之後句末一字。既可用仄聲。則書聯亦未嘗不可排律詩之用仄韻者。其末一字。既可用仄聲。則書聯更未嘗不可字之平仄。本無一定。字字可用。字字可寫。但求綴句通順。筆法精妙。是亦足矣。又何必拘拘於平仄哉。

◎聯話三

書聯不必專講平仄。既如上述。而字數之多寡。似亦不必有一定之制限。今人爲人書聯。除婚聯壽聯輓聯及廟宇會場花園所用諸聯外。大抵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爲多。九言以上。已不多見。三言以下。則更絕不一見也。余以爲聯中字數。當以紙爲準。則字有大小。紙有長短。臨池時。先審度情勢。計劃既定。然後落筆。自無局促之態。紙若闊長。可作長聯。否則以字少爲宜。卽少至三字。或三字以下。亦無不可。質諸大雅。亦以爲然否。

聯語偶錄

鄭成功雄渾沈毅之好男兒也。崎嶇海上二十餘年。雖進取無成。而退守臺灣。成獨立之局。乃中國之哥倫布也。今其地有開山王廟。初係臺民私祀。光緒紀元。沈文肅奏列祀典。并撰廟聯曰。闢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詞意。渾括佳構也。又有一聯云。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江山。爲天下讀書人頓增顏色。驅外夷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讀之令人起舞。較沈聯尤有深意。

滿清入關。屠殺至慘。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諸書。吾髮上指。吾臂欲裂。吾淚幾枯。江陰一役。死守八十餘日。死者十餘萬人。其民氣之義勇不滅。揚州嘉定忠骨如山。千秋不滅。足爲我三吳人士生色矣。而當日爲民軍之首領者。乃閻應元也。夫應元一退職之典史也。誓死不降。與城俱盡。自有應元而明史上又多一斷頭典史矣。城陷時。應元題其門云。八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守。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嗟嗟。使當時明臣中有守土責者。皆能似此退職典史之帶髮効忠。使當日南方各州縣之人民。皆能如江陰人民之同心死守。則國事猶未可知也。然而難矣。

前清光緒初年。吾鄉有曹甲者。土豪也。與鄰人某乙因事構訟。曲本在曹。而曹乃以金錢勢力。反得勝訴。案結後。乙應出若干金。賠償曹之損失。經某君出爲排解。時適新葺華陀廟。缺一楹聯。某君乃勸乙損資助之。雙方允洽。乙卽倩某君捉刀。某君援筆大書云。人世於今多吉利。先生何處下針砭。用曹瞞小名。以譏刺土豪。且調

侃華陀而語面却極渾成曹深恨之而無如何也斯聯至今尙在

俞曲園輓翁叔平聯云白傅一篇醉吟傳綠圖兩代帝王師十四字如生鐵鑄成

杭州秦礪泉殿撰偕友游西湖至岳墓友人戲指之爲秦檜後裔礪題檜聯礪泉援筆書曰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媿姓秦可謂善於措辭礪泉爲隨園弟子或云是日袁亦同行是聯乃其捉刀也

朱竹垞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論者以爲含蓄有味

潮州昌黎祠有聯云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書安得先生到此人心歸正道只須八個月至今百世師之妙在切定其地落筆移不到別處昌黎祠去

山東有廟合祀舜與孔子有一聯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卿雲爛兮紉縵縵兮天造地設有獨無偶

杭州湧金門外藕香居茶室有聯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合妙極矣

江西滕王閣有聯云大江東去爽氣西來天然佳對妙手偶得之耳

嘉善金眉生有題小孤山聯云有美一人中夜聞五銖環珮遺世獨立下游俯兩點金焦可謂此山絕唱眉生

又有題黃鶴樓聯云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樓題岳陽樓云對此茫茫百端集此老倦倦天下憂題三醉亭聯

云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萬六千場時人歎爲三絕惜岳陽一聯複一此字未爲完璧至其題九江琵琶亭

聯云燈影幢幢悽絕暗風吹雨夜荻花瑟瑟魂銷明月繞船時題蘇州滄浪亭聯云小子聽之濯足濯纓皆自

取先生醉矣。一邱一壑自陶然。一則組織元白本事。一則運用成句俱佳。

武昌福神祠有聯云。四序答神庥。有名花有香草。一龕在人境。亦城市亦山林。祠左多花市。秋菊春蘭芬芳觸鼻。故云。

揚州戲臺內有聯云。想當年那段情。由未必若此省。今日這般光景。或者有之。戲臺聯佳者甚多。此聯之妙。純在虛字傳神。至如虛弄干戈原是戲。又加妝點便成文。一聯則用拆字法。戲字並非從虛。文字亦非從又。牽強之至。不值識者一笑矣。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時。朝中詞臣悉從事於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一聯云。撰靈著之性。以成爻。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於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嶸竹之筒。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

宿遷倪瑞璿女士。有弔方正學墓句曰。碧血一區埋十族。青山千古護孤墳。蒼涼悲壯。出自女兒。香口尤不易得。

有人戲贈知縣聯云。下官拚萬個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贈知府。聯云。見州縣則吐氣。見道臬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皆雋永有味。然余謂不及某官自撰一聯云。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一品高陞。陞

到三十六天宮與玉皇大帝蓋瓦卑職卑職卑職萬分該死死落十八層地獄爲閻羅老子挖煤更爲絕倒。

如女子雙生好山人半屬仙人會爲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曰婢女又不妨稱奴此拆字聯之佳勝者。

嵌字聯之佳者如葉名琛被英人虜於海外後有人撰聯嘲之曰氣懾蠻風竟向天南吹葉去名聞夷裔爭傳楚北獻琛來滿人瑞麟號清泉督粵時張兆棟爲粵撫遇事皆受制於瑞鬱鬱不得志粵人爲撰一聯云瑞氣千重且看他立在王者旁邊頭戴三梁冠身穿四又袍威赫赫十載耑權吁嗟麟兮河清奚俟張公百忍可憐爾屈成弓兒模樣睜開半雙眼挑起一隻腳顛巍幾聲長歎爲之兆也棟折難支粵人又有諷烏憚兩典史云烏不如人祇爲胸中無點墨軍無鬪志只緣身外有偏心左宗棠字季高曾國藩嘗以姓名出一聯使左屬對聯云季子敢言高與余意見輒相左左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伊經濟有何曾其敏捷尤不可及。

滬上四明會所其楹聯有云相逢多故里親交試話明山月色甬水潮聲無客不思家歸夢遠馳三百里到此覽神州氣色但看戰艦東來賈船西去匹夫皆有責舊邦無忘四千年上言愛鄉下言愛國堂堂冠冕自是有血性人語鎮江近山門外江西會館有一聯云坐中都是故鄉人喜一榻茶煙好同詢南浦朝雲西山暮雨江畔別開名勝地近二分明月試憑眺東流雪浪北固煙霞雖工雅恰合緊切其地著筆而魄力則不如前聯矣某處大道旁茶亭有一聯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

上海某舞臺有聯云。休羨他快意登場也。須夙世根基纔卜得屠狗封侯爛羊作尉。姑借彌寓言醒世一任當前。炫赫總不過草頭富貴。花面逢迎。聞作者薛慰農也。

馬崑有楊貴妃祠堂。許仙屏督學陝西時。題一聯曰。龍武軍變起倉皇。畢竟蛾眉能殉國。蠶叢道塵飛散漫。誰將鴛錦賦歸魂。用意忠厚。爲美人吐氣不少。

仙蓬云。有某生授徒於某巨室。課餘之暇。居停或遣婢齋茶點來食。一日某生見其婢雲鬢覆額。饒有風致。前執其手欲與言。而此婢已紅暈兩頰。絕臂而出。他日見前婢忽持一紙入。擲於案上。欲詰之。已瞥若驚鴻。轉瞬如雲煙去矣。視之。乃一行蠅頭小楷。上書一聯云。奴手爲擎。從今切莫擎。奴手細審之。乃居停之妻屬婢搯來求對者。某生徘徊久之。思有以掩飾此事。忽如有所悟。揮筆疾書云。人言是信。此後不可信。人言雖不得謂之工。然原聯以字形分拆而成。答句亦以分拆字形偶之。且能針鋒相對。斯爲難耳。

有人贈京中歌郎倚雲聯云。香草美人。奇士所託。紙窗夜雨。云誰之思。亦分拆字形爲之。巧妙絕倫。

會國藩有挽妓春燕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曾公制行謹嚴。秉性方正。而斯聯獨哀豔。若此亦一佳話。近見有人挽花月女校書聯云。身在百花中。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亦妙。

贈妓聯用嵌字法。最是無味。然亦有佳者。如某君贈寶玉校書集成句云。寶劍有時思出匣。玉人何處教吹簫。

贈月紅校書云楊柳岸曉風殘月牡丹亭紫媽紅贈碧雲校書云碧海青天賞心夜夜雲情雨意買笑年年
贈小琴校書云洛下小東關中小玉雲間琴苑海上琴臺均可誦也又有人贈啞妓聯云真個銷魂千般旖旎
誰傳語爲郎憔悴萬種相思不忍言尤爲雋永有味

嘉道間伊秉綬爲惠州太守宋芷灣時以寒士會試欲求資助伊曰可贈我七言聯能藏東南西北四字當以
三百金爲贈宋援筆立成云南海有人瞻北斗東坡此地卽西湖伊大喜欣然予之

錢牧齋晚年自稱逸老有人於其耦耕堂大書一聯曰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此歇後語也首歇逸老
兩字尤爲難得然謔而近虐矣昔有一貧士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稱觴謂友人曰請以歇後
語爲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云醉翁之意不在妙極妙極

梧州同園主人黃其姓楚翹其字宦遊蒼梧愛其地山水之勝於東城附郭賺得數畝地建築一小園經五六
年而始落成取樂與人同之義名之曰同其胸襟之開拓概可想見矣去夏浪跡至梧楚翹屢次招飲適新闢
一池池左爲罷釣磯醉後爲書一聯云是源頭水作濠上觀興之所至落筆頗有飛動之勢句之工拙不暇計
矣

予友潘君武存有題海上新世界長聯云別開新世界茫茫大陸十餘國航海偕來訪黃歇遺蹤袁崧故壘戈
登造象忠愍催梳豪傑名流英雄義士感慨彌襟回首百年中閱幾度滄桑彈指間樓臺湧現使啼鶯語燕昔

爲芳草斜陽那走。燐飛螢今幻。銀花火樹。憑欄眺遠。且莫問吳淞夕漲。申浦早潮。滬濱荒邱。龍華古塔。無恙舊河山。滾滾長江。數千里。奔流到此。看西通巴蜀。東指蓬瀛。北達津河。南連閩粵。賈商俠客。才子佳人。嬉游聯袂。置身九仞上。視萬家煙景。放眼處。市塵毘連。試把盞臨風。疑去蒼穹尺咫。還舉杯邀月。怎勝玉宇高寒。杖策攜朋。最相宜。夏日聽鷗。春郊盤馬。冬晴賞雪。秋雨題糕。上下聯共二百十字。包羅萬象。寄慨遙深。識者謂梁蔭村楹聯叢話中。滇池長聯。無此雄壯。洵然。

曩見某說部中。有一集石鼓字長聯云。既載我車。我驂我馬。我徒我取。既執我弓。我射我矢。我左我右。躋彼原隰。陟茲流水。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以田以漁。庶鮮用享。孔旨孔多。孔阜孔碩。維澗有魚。有鱣有鯉。有鯪有鯢。維囿有獸。有鹿有麋。有雉有兔。鳴禽翳柳。嘉樹秀華。于時止止。于時處處。爲宮爲里。君子來思。迺安迺樂。迺康迺甯。上下聯共一百十二字。集石鼓字作聯語。多矣。如此長聯。得未曾有。

民國二年。宋漁父先生爲奸人所暗殺。海內痛之。開追悼會時。輓聯極多。偌大會場。幾於無處懸掛。余亦有一聯云。胡爲賊國。胡爲賊民。賊何人哉。大家想想什麼。公理什麼。公法公竟死矣。後顧茫茫。又有一聯云。世皆知先生不瞑目。我欲得仇人而甘心。

民國紀元之初。南北尙未統一。各地組織北伐軍隊。而外舅雲帆公適於是時逝世。挽以聯云。五百年結有良緣。小子無才不稱東床快婿。只怪糊塗月老誤繫紅絲。倘先君兩地相逢。還望爲半子留情。一言慰藉億兆民。

歡○迎○新○國○匹○夫○有○責○同○興○北○伐○雄○師○何○難○掃○蕩○胡○塵○剷○除○黃○禍○惜○老○成○一○朝○遽○殞○未○及○見○萬○方○無○事○四○海○昇○平○
緊○切○其○時○着○筆○亦○一○取○巧○法○也○

余○有○輓○亡○妻○吟○秋○聯○云○上○有○姑○下○無○兒○七○載○中○糊○糊○塗○塗○大○好○因○緣○竟○輸○與○葉○底○鴛○鴦○花○間○鶯○燕○憔悴○生○涯○卿○
薄○命○只○爲○我○年○年○潦○倒○負○負○狂○呼○歎○息○遇○人○真○不○淑○纔○生○離○旋○死○別○一○星○期○來○來○去○去○可○憐○光○景○只○博○得○肝○腸○
寸○斷○妻○女○雙○亡○淒○涼○身○世○我○何○堪○翻○羨○卿○夢○醒○瑤○臺○魂○歸○離○恨○晨○昏○有○女○伴○無○聊○予○弟○枕○亞○亦○有○一○聯○挽○吟○秋○
云○出○獄○一○身○輕○嫂○乎○目○其○能○瞑○入○門○雙○楫○在○我○亦○淚○無○可○揮○僅○二○十○二○字○十○分○沉○痛○至○今○讀○之○中○懷○感○觸○如○撥○
死○灰○爲○之○淚○下○不○止○

余○代○余○友○鄒○子○鳳○孫○挽○桂○平○鎮○使○林○竹○君○母○管○太○夫○人○聯○云○邦○國○瑞○氣○女○界○榮○光○上○下○數○千○年○問○賢○備○四○德○澤○
被○羣○黎○壽○享○百○齡○衆○福○集○躬○古○往○今○來○能○有○幾○皓○魄○沈○輝○婺○星○斂○彩○團○圓○三○五○夜○看○繞○膝○兒○孫○盈○門○賓○客○滿○營○
士○卒○一○齊○下○淚○人○間○天○上○總○無○聊○管○太○夫○人○春○秋○九○十○有○二○以○乙○卯○中○秋○前○一○日○沒○於○桂○平○鎮○署○故○下○聯○云○爾○
武○鳴○陸○小○幹○中○校○以○乙○卯○之○冬○病○歿○於○蒼○梧○客○邸○余○有○一○聯○挽○之○云○爲○軍○人○甯○惜○身○家○弱○冠○請○長○纓○南○北○馳○驅○
早○拚○着○一○顆○丹○心○死○也○分○也○所○恨○壯○懷○未○展○資○志○以○終○救○國○仗○英○豪○又○弱○個○七○尺○鬚○眉○天○胡○不○弔○想○曩○日○幸○瞻○
丰○采○異○鄉○逢○傾○蓋○平○生○快○慰○到○而○今○重○提○舊○話○夢○耶○非○那○可○憐○白○馬○哀○嘶○素○車○歸○去○憑○棺○徒○慟○哭○祇○剩○得○兩○行○
血○淚○我○獨○何○堪○

雀牌觴政

◎序言

僕生無雅骨。偏有酒腸。未知拇戰。遑論手談。慨觴政之腐敗。痛酒國之沈淪。偷得餘閒。制爲新律。令分正副。咸取材於雀牌。例有重輕。試標籤於竹簡。東南西北。信手拈來。書畫琴棋。俯拾卽是。斷章取義。不拘於言。詮並蓄兼收。何分乎新舊。八十則頭頭是道。六七人試。試何妨。開生面於花天酒地之中。寓微意於喝雉呼盧之際。不必千金一擲。居然四座同歡。是假是真。本無足道。見仁見智。存乎其人。嗟嗟。林木依然。七賢不作。江山如此。一醉何堪。非種當鋤。朱虛侯而今安在。衆人皆醉。屈大夫何忍獨醒。借他酒杯。澆我塊壘。酒國健兒。盍興乎來。

◎凡例

一用牙籤或竹籤八十枚。正面寫酒令。反面寫酒例。

一此令以雀牌名及其附屬之名詞聯綴成之。風牌名七籤。花牌名八籤。同索萬牌名各九籤。共得四十二籤。爲正令。餘三十八籤爲副令。

一從首座起輪流遞掣。內掣得第五十三籤者。得連掣一次。而掣得第七十七籤者。須停掣一次。斟酌損益。如

八人合座者。適足十次之輪轉。四人合座者。適足二十次之輪轉。(餘類推)可以盡興而止。再多則太覺乏味。

一此令以籤盡爲終止。如籤未盡而議更他令者。罰。

一量有大小。人有多寡。杯數可臨時酌定。但議定後不得再生反對。

一籤中酒例。有一條或數條之不等。掣籤者應當衆宣布。比擬定後。卽以籤授之當飲者。飲畢繳籤。如狡辭強辯。當治以阻撓軍務罪。照例酒倍罰。

一有一人兼符二例或二例以上者。祇從其一。

一座中如無可比擬。掣籤者自飲一杯。繳籤。

一籤中陪酒之例。係指前條而言。如前條無人比擬時。陪飲者仍須照飲。不得推諉。推諉者照例酒倍罰。

一籤中倍飲之例。亦係指前條而言。與陪飲之例同。

一猜拳。除特別規定者外。觴數概由應猜拳者酌定之。

一飛觴之例。由掣籤者臨時酌定之。

一本令自掣籤之時發生效力。

◎正令

(14) 竹 (13) 蘭 (12) 梅 (11) 畫 (10) 書 (9) 棋 (8) 琴 (7) 白 (6) 鳳 (5) 龍 (4) 北 (3) 西 (2) 南 (1) 東

亞東主人

例

主人敬合席各一杯

天南遊子

例

久客者飲。有父母者陪飲。

關西夫子

例

曾爲教員者飲。

堂北老人

例

敬年老者飲二杯。有孫者倍之。

噓氣成雲

例

食烟者飲(製此籤時適不食者免) 有佳婿者飲。

奮翮冲霄

例

出席者飲。雅篆有鳳字者飲。

飛觴醉月

例

面如冠玉者飲。有服者陪飲。

高山流水

例

居傍山邊水邊者飲。名號有琴字者飲。爲音樂家者倍飲。

南北戰爭

例

側位軍界者飲。能奕者倍飲。擊者且與對面之一人搏戰。

胸藏萬卷

例

學界飲。宿儒及遊學得有文科博士銜者倍飲。

傳神阿堵

例

畫家飲。

暗香疏影

例

髮微禿者。微有髭者。各飲一杯。吸鴉烟或身帶花露水者陪飲。

空谷佳人

例

別墅藏嬌者飲。

勁節凌雲

例

擊者打竹節關一周。

(15) 菊 人瘦黃花 例 面黃者飲 貌清癯者飲 著黃衣者陪飲

(16) 一同 一團和氣 例 面圓者飲

(17) 二同 雙懸日月 例 戴眼鏡者飲

(18) 三同 三潭印月 例 擊者與左右二人搶三一杯一海

(19) 四同 高山四皓 例 髮白者飲 新薙髮如禿鷲者陪飲

(20) 五同 五鳳齊飛 例 擊者拈五字與合席飛觴

(21) 六同 大陸同盟 例 擊者與合座同飲一杯

(22) 七同 北斗七星 例 面北者飲

(23) 八同 併吞八荒 例 拇戰

(24) 九同 五月九日 例 合席痛飲一杯 擊者或與身矮者拇戰

(25) 一索 一索得男 例 有子者飲 新得子者倍飲

(26) 二索 再索得女 例 有女者飲 新生女者倍飲 有子者陪飲

(27) 三索 鼎足三分 例 右數至三人各飲一杯

(28) 四索 四面受敵 例 與合座者猜拳

- (29) 五索 五口通商 例 經營商業者飲 曾遊歷大商埠者陪飲
- (30) 六索 六國合縱 例 聖者與右坐第六人猜拳
- (31) 七索 竹林七賢 例 好作竹林之遊者飲
- (32) 八索 八面威風 例 有鬚者飲 左顧右盼者飲 官僚選飲
- (33) 九索 九九消寒 例 飛騰
- (34) 一萬 一夫當關 例 聖者與合席猜拳(竹節關)
- (35) 二萬 二萬金磅 例 帶有條脫或約指者飲
- (36) 三萬 雲山萬里 例 航海者飲 右數至第三人飲
- (37) 四萬 日試萬言 例 高談闊論者飲 善騎者陪飲
- (38) 五萬 腰纏十萬 例 宦囊豐富者飲半杯 曾至揚州者陪飲
- (39) 六萬 學萬人敵 例 有力者飲 有武職者飲
- (40) 七萬 萬卷圖書 例 博學者飲(博字通作賭博之博解)
- (41) 八萬 鵬搏萬里 例 出洋遊學者飲 遊學他鄉者陪飲
- (42) 九萬 民國萬歲 例 合席各飲一杯

◎副令

(43) 骰子

指○揮○如○意○

例 執○壺○者○飲○ 面○有○酒○斑○者○飲○

(44) 籌碼

借○箸○代○謀○

例 曾○任○參○謀○者○飲○ 掣○此○籤○時○適○舉○箸○者○飲○

(45) 莊片

維○持○秩○序○

例 缺○席○者○飲○ 越○席○(指○易○位○言)者○陪○飲○

(46) 本錢

神○通○廣○大○

例 面○團○團○者○飲○ 姓○孔○姓○錢○者○飲○

(47) 扳位

遊○必○有○方○

例 好○遊○者○飲○ 遊○歷○外○國○者○陪○飲○ 有○父○母○者○陪○飲○

(48) 擲莊

春○在○誰○家○

例 飛○觴○

(49) 理牌

四○面○埋○伏○

例 左○顧○右○盼○者○飲○ 手○置○席○上○者○飲○

(50) 開門

開○徑○望○益○

例 久○別○相○逢○者○飲○ 遠○客○倍○之○

(51) 起牌

面○面○相○覷○

例 面○面○相○覷○者○飲○

(52) 起莊

獨○占○花○魁○

例 首○座○者○飲○ 好○冶○游○者○飲○

(53) 過莊

半○推○半○就○

例 右○座○一○人○飲○ 新○婚○者○飲○ 謙○恭○者○飲○

(54) 聯莊

多○多○益○善○

例 合○席○各○飲○一○杯○ 貪○杯○者○倍○之○ 掣○者○陪○飲○一○杯○ 飲○畢○再○掣○

(55) 敲莊

戮○力○同○心○

例 左○右○二○人○各○飲○一○杯○ 自○飲○一○杯○

- (56) 三元 文章魁首
- (57) 四風 適逢其會
- (58) 一色 秋水長天
- (59) 雙抬 重入天台
- (60) 么九 老當益壯
- (61) 天和 難若登天
- (62) 地和 俯拾即是
- (63) 自摸 不平則鳴
- (64) 弔頭 孤鳳求凰
- (65) 邊張 虛左以待
- (66) 嵌當 中心藏之
- (67) 截和 捷足先得
- (68) 槓和 錦上添花
- (69) 挖底 海底撈月

例 曾有畢業文憑者飲 曾登前清科第者陪飲

例 合座各飲一杯

例 臨水居者飲 名號有屬水天字者飲

例 有奇遇者飲 與劉阮同姓者飲

例 擊者與年老者猜五拳（如無則擇年最長者猜之）

例 在座者各賀一杯

例 左座一人飲 僞僕者飲

例 自飲一杯

例 求偶者飲二杯 曾爲月老者陪飲

例 遲到者飲 左座者飲

例 藏量不飲者飲 以手探囊者飲

例 右座一人飲

例 擊者須說一笑話以博合座一笑 笑則各賀一杯 不笑則自飲一杯 不說者倍罰

例 空杯者浮一大海

天嘯殘墨 卷四 雀牌觴政

(70) 暗槓 暗藏春色 例 有外遇者飲 納寵者飲 懼內者陪飲

(71) 明槓 當頭棒喝 例 與對坐者猜拳

(72) 截槓 奪得錦標 例 有武者飲 有喜事者飲

(73) 滿臘 囊括四海 例 合座各飲一杯

(74) 摸荒 四大皆空 例 一律免飲

(75) 誑和 大煞風景 例 自罰三杯

(76) 放礮 一鳴驚人 例 高聲者飲

(77) 老相 作壁上觀 例 自飲一杯 停擊一次

(78) 小相 自討苦吃 例 自飲一杯 飲茶者陪飲

(79) 擡轎 聯絡一旁 例 乘輿赴席者飲

(80) 旁觀 免開尊口 例 多言者飲 (擊鐵時鑼默者免)

天嘯殘墨終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五版



版權
所有

著 者 海 虞 徐 天 嘯

編 輯 者 海 虞 徐 枕 亞

發 行 者 枕 霞 閣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
百三十一號
清華書局

天嘯殘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848.1 2816 1923
2296352

單位	特 藏 組
來源	楊雲萍教授贈
登記	92.11.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 2 9 6 3 5 2